

五月卅日

世界政治經濟情報

第四輯

1936

英美日在中國之外交戰(上)

要目

海軍協定與太平洋問題……………孟憲章譯

美利堅的中國門戶開放主義之根據及其將來……………吳藻溪譯

中國再分割的危機？與日本對華政策……………孟樹之譯

大英帝國之外交政策……………曼青譯

英日關係論……………H. 譯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海軍協定與太平洋問題

拉賓斯基作
孟永之譯

倫敦海軍預備會議，經過了兩個月的光陰，但所得的結果，是沒有結果的結果。

這是最近的國際關係史上一種最重大的事件，整個的國際情勢，也許要因此而發生根本的變化。這當然不僅是因為廢除了倫敦條約的關係；但僅就廢除了倫敦條約這一點而論，事件的性質，也就够重大了。華盛頓條約和倫敦條約，原來是所謂戰後和平主義的唯一業績。和平主義的這樣崩壞，當然不能不說牠含有深刻的意義。

從今以後，不僅要發生列強海軍力的新均衡問題，並且要發生太平洋上勢力的新均衡問題。倫敦會商決裂的結果，使國際情勢，走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倫敦會商，是最近國際政治發展中一種最大的事件。

一

日本在倫敦會商中，始終抱着極強硬的態度。牠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全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對立，及對中國蘇維埃運動之不安；第二是由于激化列強間的矛盾和減弱列強勢力的世界經濟恐慌。日本外交在倫敦的活躍，就是以這兩點為憑藉的。

愛西亞卿爵在英國下院宣稱：倘若日本的膨脹不可避免，如從大英帝國的立場看來，這種膨脹，向北發展，較之向南發展，更為有利云云，這很可以證明上述的第一點。

至于就第二點而論，英國在歐洲遇着重大的事件，這種情形，日本是很知道的。九一八

中日戰爭以後，國際情勢，發生了很有利於日本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德意志的威脅的增大，英國因為受着這種威脅，所以不能分出多大的精力，以絕後顧之憂。同時，日本也知道：英國對日的立場和對美的立場，是有矛盾的。日本沒有忽視過美國因為經濟恐慌而感受的孤立，和本國內部的困難。英國的政治前途和經濟前途，都非常混沌，沒有能力對外。軍事方面，也不能和日本對抗，無論英國或美國的海軍，都沒有單獨對日作戰的能力，這種情勢，日本都是很知道的。

一二

所以，英國的立場，是可以決定一切的。英國走到那裏去呢？援助誰呢？是援助日本呢？還是援助美國呢？這是一個可以根本決定現在的國際情勢的命運的問題，要給予一個正確的答案，是很困難的。英國的立場，現在還是很複雜，很矛盾的，我現在列舉使英國和日本及和美國提携的契機，然後導出若干的結論。

使英國和日本提携的一些契機是甚麼呢？這第一就是對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懸念。並且不限り中國，中國共黨得勝利以後，英國在印度的支配勢力，也是要消滅的。英國的資產階級們，很明白這一點，但口裏却不說出。在英國的資產階級看來，日本是「秩序之要素」，是東洋方面和共產主義對抗的最強勢力。這是英國可以和日本接近的第一個根本理由。

第二契機 英國是希望日美對立和衝突，以致兩敗俱傷——尤其希望牠的主要競爭國——美利堅。

第三契機 這是英國軍部——尤其海軍當局的立場。英國海軍的假想敵人，不是日本海

軍而是美國海軍。現代的主要帝國主義的對立，原來是英美的對立，所以英國海軍當局，不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而以美國為主要假想敵。

第四契機 這是純粹的戰略契機。英國無論如何，不能在星加坡以東，採取積極的對日行動，香港和中國又隨時有被日本佔領之可能，所以就太平洋上的軍事現勢而論，英國是不能不和日本互相接近的。一九三二年，羅斯福政府出現以前：斯蒂生對日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而英國却冷淡得很，就是實際的例子。

第五契機 這是澳洲問題。澳洲在從來的英帝國政策之下，常常代表了反日的傾向。但到了最近，日本又是澳洲的一個最好的顧客了。澳洲輸入日本的商品大于日本輸入澳洲的商品四倍以上。日本又是澳洲羊毛的最好市場。這種過程的發展，當然要影響到澳洲的對日政策上面去。

第六契機 這是英國人自己常常指摘的美國的孤立政策。美國現在採取美洲大陸以外一切都不涉及的方針。她拒絕加入國際聯盟，甚至連英國再三要求的協商，也不答應。

以上是使英國援助日本的契機。這種契機，將來或許發展到日英協定至同盟，共同抗美的階段，亦未可知。

四

以下說明使英國走到反對方向去的契機。

第一是日勢力的增大，使英國的政治利害受着威脅。英國認為日本倘若實現了牠的最大限度的一領的二分之一，便要成為支配亞洲大陸的強國。英國在亞洲（香港，華中，荷屬

印度)的政治利害，現在已經受着日本勢力的威脅，當然是不能放心的。二年以前，發生菲律賓獨立問題的當時，英國的查其爾即在美國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菲律賓獨立的時，便有「第三勢力」要在那裏下根的危險，特別警戒了美利堅帝國主義。

第二契機 今日有相當多數的英國人，主張恢復英日同盟，但他們知道；今後的英日同盟即令能够復活，而日本提出的要求，必然和一九〇二年當時，完全不同，日本是一定要在 Marshall 羣島和 Caroline 羣島設立新的防備，並且要求英國訂立協定保障在日美戰爭發生的時候時嚴守中立的。

第三契機 這就是英國對於美國及自治領地的懸念。英國拋棄了二十餘年的日英同盟，這固然是由于美國在華盛頓會議當時提出的壓迫，但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各主要自治領地一致要求，也是事實。南非的著名的斯末資將軍，曾經發表了最著名的演說，他說：「日本是應該儘可能範圍向她要求讓步的。英國政策的主要原則，必須是和美利堅調協，露骨的反美政策，是有破壞大英帝國內部的紐帶的危險的」。

第四契機 就是歐洲的狀態。這一點的立場，是和法蘭西脈脈相通的。希特勒獲得政權以前，法蘭西曾積極援助了日本。希特勒政府成立以後，在原則上的問題，便發生了。倘若法蘭西准許日本破壞關於歐洲的各種國際條約，能够還防止希特勒不破壞關於歐洲的各種國際條約嗎？英國對於希特勒的再軍備——尤其希特勒的空軍再建，也感着不少的威脅，所以他不能不和法蘭西接近，以相當的批判的態度，防止國際條約的橫被破壞了。戰爭和平問題對於英國內政，也有決定的意義，全英國的人民大眾，差不多都是渴望和平的。日本的積極

政策，在英國人民大眾看來，是威脅和平的直接因素，沒有誰認為牠是對的。英國政府和保守黨，都不能不顧及這種真正的民意。

第五契機 就是英國商業在世界市場中受着日本競爭的直接威脅。以上是英國所以不能和日本立即提携的主要理由。

英國在倫敦海軍會商當時，始終抱着中人的態度，並不怎樣偏袒任何方面。英國在最近的將來，是不會下定決心和日本相勾結，共同對抗美國的，當然，也不會怎樣和美國勾結，共同對抗日本。最有可能性的，就是保持雙方的連絡，維持太平洋上勢力均衡的外觀，儘量在可能範圍以內援助日本，同時設法使美國不會離開英國。英國的這種政策，究竟能夠維持到甚麼時候？這是另一個問題。矛盾的發展若過于迅速，英國遲早是要決定一種態度的。日本和美國，也當然先要儘量努力明悉牠的模糊態度。

五

現在，略說美國的立場。

太平洋依然是美國的美洲大陸以外的主要利害範圍。太平洋的事態緊張，則美國的軍備必然隨之擴張。日本決定破壞華盛頓條約的時候，美國下院海軍委員會委員威爾遜就公開聲明：日本每新建三隻軍艦，美國必須新建五隻軍艦，日美對立的增大，是毫無議論之餘地的事實。截至現在為止，美國所以沒有採取積極行動，就是由于下列的契機。

第一 美國現正注意於解決內部的困難問題，因為牠所受的經濟恐慌的打擊，是和德意志一樣嚴重的。

第二 美國的金融界，至少是瓦爾街一帶的金融資本家，都在經濟方面，和日本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 美國的軍事地勢，趕不上日本。美國海軍當局所以贊成菲律賓獨立，并不是由于他們寬大，而是由于他們自信沒有在現狀之下，充分守衛菲律賓濱的力量。

第四 倘若美國放棄一切傳統，和英國同盟，便要受到不少的損失。美國的報紙，曾經說過：倘若英國援助美國對抗日本，則美國便非代替英國保障牠的領土和利害不可。而英國的領土和利害，大到非牠本國所能比擬的程度，在這種場合，恐怕美國要陷于無以自救的程度吧？

最後，是美國不願意牠自己的行動，受到任何拘束。美國因為種種的關係，不能不保持完全的自由。拘束牠在戰爭的場合不能採取自由行動的同盟或協定等等，是牠很不願意贊成的。

總之，美國第一要擴張軍備，第二要在遠東取得列強——尤其英國的援助。但英美同盟的露骨行動，大概是不會有的。

美利堅的中國門戶開放主義之根據及其將來

捷倫持可夫作
吳藻溪譯

弁言

九一八中日戰爭以後，美利堅的極東政策及太平洋政策，遇着深刻的危機。他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已經陷于無可挽回的絕境。

美利堅的極東政策，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各種議決案及本會議通過的九國公約裏面，表現得最爲明顯。美利堅極東政策的根幹，就是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這在一八九九年九月美利堅國務長官約翰海氏對列國發出的通牒裏面，就很明確地表示了。美利堅現在在極東所直接遇着的危機，也就是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危機。這個教義，現在成爲美利堅朝野注意的集中點。美利堅對於極東所採取的傳統政策，是應該修正呢？還是應該使牠更加強化呢？這個問題，現在所以成爲美利堅輿論界討論的中心，就是由于這種門戶開放政策，遇着深刻的危機的原故。我們討論美利堅在極東方面當面遇着的問題，是應該從這種門戶開放主義之將來究竟如何演變這一點出發的。所以，美利堅的這種政策之發生及其進化的問題，決不是只有經院式的純粹歷史的興味，而是關於列強對立的極富于現實性的問題之一。

一 封建中國之崩壞

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太平黨的暴動，表現了中國封建制度的危機之深化。中國農民和

庶民們的這種暴亂，雖因外國軍隊的援助而歸于平靜，使昏庸腐朽的滿清政府，得以苟延一時的殘喘；然而中國內部的難以抵抗的崩壞過程，並沒有因此而半途中止。侵入中國的外國資本，推翻了中國封建經濟的根柢，這一事實，就是促進中國內部崩壞過程的重要原因。中國捲入了資本主義的榨取的漩渦。這個過程，從一八八〇年的中期以後，進展得特別迅速；舊來的經濟網，全部破壞，農業及家庭工業，全被蠶食，整個的封建社會體系，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體的道路。定期航行的汽船，代替了帆船。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開通以後，中國和歐洲間的電報，也能够設置了。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一天接近一天，通商的「民主化」，沒有絲毫的困難。在這種情勢之下，外國資本，便像洪水大浪一樣，滔滔流入中國的各方面去。

據海關計算，一八八四年，中國輸出輸入的總額，只有一億四千萬兩；但到了一八九八年，就有三億六千一百萬兩了。貿易的內容，也由簡單而複雜，由一方面而多方面。新的重要輸入品，如煤油，米，及麥粉等等，在中國市場出現的時候，新的重要輸出品如棉花，及豆糟等等，也同時在市場出現了。棉布的輸入，呈現了激增的形勢（一八七八年為一千六百萬兩，一八九八年則為七千七百六十萬兩）。這一切一切，就是外國資本從多方面破壞了中國封建經濟事實的表現，

這種破壞的影響，同時在各方面發生了。

1. 家庭工業，受着價格低廉的外國工業製品的打擊，完全破滅了。中國又沒有關稅自主的權利，不能發達本國的工業。

2. 農業方面的商品化過程，也已開始進行，外國商人的資本，在農村中，定裁工藝作物。因此而必然引起的商業高利貸資本的跳梁，以及地主，土豪，和官僚衙役們的暴壓，也同時加重了。更加上外國競爭（印度錫蘭島，爪哇，日本）的壓迫，重要工藝作物，為生絲和茶等，亦瀕于危險的絕地。

3. 外國輪船，不僅從國際貿易中驅逐了中國的輪船，並且連國內運輸，也完全掠奪了。外國資本支配下的鐵路，也產生了同樣的結果。

4. 農村和都市，都充滿着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妨害了中國機械生產的發展。

5. 以上各項，產生了這樣的結果：整個的經濟，漸漸發生變化，原來是獨立的經濟體制，而現在變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的農業方面的附屬品，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寄生地位，更加強化，封建社會的解體過程，更加迅速，勤勞大眾所受各種封建榨取，更加慘烈，全中國的人民，都陷于破滅的悲運。

6. 中國固有的通貨如銀和銅等的市價的跌落，更推動了這一切一切的過程，促進了非等價的交換，強化了外國資本對於中國的榨取，着着降低了中國大家的生活水準。

以上所述的，是一八六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中國經濟的過程。這個時代的社會變動和政治變動的意義，也和經濟變動一樣重要。商港的開闢，破壞了北平政府的政治支配的基礎——舊的商業關係，形成了經濟連絡的新中心地。於是，遠心作用，就開始了。太平革命的時侯，各地軍閥，自己設置武裝。戰爭結束以後，地方實權，都落到了他們的手裏。北京政府的威令，日益墮落。外國資本，也和這些地方軍閥，互相勾結，援助他們。

太平革命以後，所謂厘金，開始出現了，沒有好久，就普及于各個地方。各地軍閥，都把牠作為重要的國內稅，作為主要的財源。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源——關稅，是要受着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外國人的支配的；而這種厘金，却可以自由自在，沒誰過問。加以當時各地的封建官豪，開始組織資本主義的企業，使各地的軍閥官僚們得到了獨立的財政基礎，北京政府愈益陷于孤立的地位，牠的實際勢力範圍，愈益縮小了。

中國在日戰爭中的失敗，向着全世界暴露了封建中國是如何的走上分解的道路，是如何的沒有一點氣力。這個時候，恰好是資本主義進到了帝國主義階段的時代，恰好是殖民地政策由領土擴張移到獨佔支配的時代。

中日戰爭，就是列國侵略中國的最強烈的信號。戰後沒有好久，瓜分中國的工作，就列入牠們的議事日程上面了。帝俄當時駐華大使西特羅福報告帝俄政府的公文中，這樣寫着：「照現在的狀態的演變看來，將來瓜分中國，是難以避免的」，這話決不是帝俄外交官一人的見解。

二 政治侵略與經濟侵略之結合

然而中國不像從來那樣容易侵略了。當時列國在中國的利益——商業上的，已經互相交錯，全世界的自由競爭時代已經過去，獨佔時代，已經到臨了。所以列強對於中國的侵略，不能不發生相互的衝突。因為列強的無厭的侵略的結果，發生了義和團事件，列強又藉口內爭，橫行干涉。同時，帝俄佔領滿洲，播下了俄日戰爭的種子。帝俄因為戰敗了的關係，不得不和日本及英吉利，互相妥協。英吉利關於極東政策，曾經請求德意志共同合作，被德意

志拒絕（一八九八年），於是英吉利的世界政策，便帶着相當的反德色彩。

中日和約的第一條，是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朝鮮原來是中國多年的藩屬。自此以後：「獨立朝鮮」，就成為俄日抗爭的目標，成為引起俄日戰爭的一種元素，第二條是把遼東半島，割給日本，因為俄德法三國干涉的結果，日本才沒有把這塊領土完全攫去。經過了三年以後，帝俄「租借」了遼東半島的南部（所謂關東州），旅順，和大連。於是，滿洲也和朝鮮一樣，成為俄日抗爭的舞台了。

帝俄向極東發展的結果，使俄日的抗爭日益激烈，同時使英俄的衝突，日益深刻。英法，英德，歐洲和美利堅之間，關於極東問題的矛盾，也日益顯著了。這種抗爭，就是列強的獨佔政策的露骨的表现。鬥爭的原因，是各國都希望獨佔支配亞細亞的廣闊的農業原料地及南美中美的沃野；獨佔把持原料地，販賣市場，及資本輸出市場。中國是世界半殖民地中一個最巨大的國家，所以這種鬥爭，也就更加激烈。

外國資本侵略中國，是沿着以下的路線進行的。

- A. 直接吞併（中日戰爭的結果）；「租借」；強迫要求：訂約不得割讓領土于第三國。
- B. 敷設鐵路——在鐵路利權及外國管理之下，敷設「商業鐵路」。
- C. 財政援助；借款；外國銀行及投機業者的活動。

中日戰爭，是促進外國金融資本侵略中國的最重要的原因。爲了這次戰爭，中國不得不支出二億三千萬兩的賠款。

當時帝俄的駐華大使加西尼給帝俄政府的報告，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漸漸忘記了連戰

連敗的報告和苛刻的條件的痛苦，所給予她自己的打擊的時候，眼巴巴地望着中日戰爭告一段落的各種各樣的財界人物，像蒼蠅一樣，由世界各地，來到了北京。他們都抱着同樣的願望，希圖乘着中國的現狀，攫取敷設鐵路開發鑛山，和設立銀行的等等權利（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藉發見或佔領領土及殖民地以擴張領土的時代，已經過去，藉政治援助及財政援助以支配弱小民族的時代，已經來到了」（1）。

(1) "Far Eastern Review" Shanghai, V. III, P. 277.

這個新時代的一種特徵，就是軍事政治侵略和財政經濟侵略的直接結合。「通商和外國貿易從前在中國所演的任務，現在被財政代替了」（1）。當時美利堅的外交家羅克西爾說：「依我看來，東洋——至少由Sambue至東京這一帶，很可以同時進行政治財政和通商的工作」（2）。「若除去一切政治上」的虛飾，除去一切的假造，則這個時代的財政和政治之間，顯然有密切的結合。這個時代，比任何時代尤為明白地表示：列強如何把牠們的勢力及兵力集中到中國的身上，如何強迫中國把借款，鐵路，和鑛山權利，給予外國的個人銀行及個人利權獲得者。世界最大的強國已經抱着這種目的，威脅中國，並且自己互相威脅，站到戰爭的邊際了」（3）。

(1) Overlook, 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 P. 11.

(2) Ibidem, P. 214.

(3)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894-1900, P. 77

三 利權爭奪的激化

現在列舉這五年間值得我們記着的重要的事實如下：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締結下關條約以後，中國最初的大借款——法俄借款，就于同年六月結成了。這種借款，是在帝俄政府保障之下發行的，金額共計四億法郎，等于中國政府從來負欠外國銀行的債務的二倍以上。其次是一八九六年的英德借款和一八九八年的英德借款，金額各在一千六百萬磅以上。一八九六年五月，成立了有名的中俄密的，規定帝俄援助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在原則上承認帝俄有敷設中東鐵路的權利。同年八月，中國政府與俄亞銀行之間，締結了建設及經營中東鐵路的條約。從一八九六年起，列強之間，開始爭奪建設中東鐵路的權利，結果是：由一八九六年的春季至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外國人在中國取得了修築十九線鐵路（總延長四千二百哩）的權利（一）。

（一）代表英國的利害的，九線，二千八百哩；代表帝俄的利害的，三線，一千五百哩；代表德國的利害的，二線，七百二十哩；代表比利時的利害的，一線，七百五十哩；代表法國的利害的，三線，四百二十哩；代表美國的利害的，一線，三百哩（*Monglon Chin-Hsu The railway Problems in China P.39*）

一八九七年二月，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訂立了修改緬甸國境，及中緬國境地方不得割讓於他國的條約。同年三月，因為法國的強迫要求，交換了海南島不得割讓于他國的條約。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佔領了山東膠州灣。一八九八年二月，英國取得了揚子江流域，不得割讓于他國的條約。同年三月，中國與德國之間，締結了租借膠州灣及修築山東省內鐵路的條約。同年，中國和帝俄之間，締結了租借遼東半島南部及延長中東鐵路至旅順口的

條約。一八九八年四月，法國取得了東京接壤地不得割讓于他國的條約，締結了關於雲南鐵路預備協定。日本也強迫中國政府，訂立了福建不得割讓于他國的條約。同年五月，法國租借了廣州灣；同年七月，英國租借了威海衛。一八九八年二月，意大利希圖在中國沿海的甚麼地方取得租借地，沒有成功，到了同年五月，就擴大上海的意租界至三倍以上，以資「彌補」了。這種情形，「完全像一羣餓鷹集結在中國這個死屍上面」一樣。義和團運動暴發的機運，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熟了。

(1) Dennis,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P. 18.

極東發生的這些事件，每一件都帶着世界的意義，美利堅對於這些事件，是決不會袖手旁觀的。美利堅帝國主義的發生，雖說不見得怎樣落後，但在自由佔領領土的時代，她是和歐洲諸國不一樣的，除了專心保守北美大陸而外，沒有閑暇的時間去攫取亞細亞的根據地。尤其十九世紀的末葉，美利堅僅僅埋頭于發達國內的市場，對於海的發展，幾乎完全沒有注意。結果，是美利堅帝國主義對於世界殖民地的分割，比較其他的帝國主義，落伍得多了。這一點和其他的諸點，互相期待，決定了美利堅在極東的特殊政治地位。

四 美利堅資本的出現

從一八九〇年的後半期起，美利堅資本對於中國經濟，再度開始發生了重大的作用。一八九三年發生經濟恐慌以後，美利堅的對外貿易，呈現了普遍的活況，美利堅的工業家和商人們在中國活躍的情況，尤其顯著，例如，美利堅輸入中國的商品（連香港在內），一八九三

年，只值七百九十萬美金，到了一九〇二年，就增加到了三千三百三十萬美金；由中國及香港輸入美利堅的商品，一八九五——一八九九年，只值二千一百萬乃至二千三百萬美金，而至一九〇〇年，就增加到了二千八百萬美金。一九〇二年，美利堅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的比率，由六·七%增加到二九·二%。中國輸入美利堅商品的比率，由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由二九·二%增加到了三三·二%；美利堅輸入中國的商品的比率，在同期間，由〇·九二%增加到了二·七二%。(1)

(1) Remer, *The Foreign Investments of China* p. 250; Pan Shu-Iu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p. 248 = 5)

這最後的數字可以證明美利堅在中國的貿易，將來的利益大于現在的利益，和當時的英國是相反對。(Dennet *The Open door Policies as Intervention, "American Pacific"* 1933, p. 78)

在這個時代；世界資本主義及美利堅資本主義，已經進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美利堅的資本，開始向中國輸入了（但沒有得到怎樣的成功）。一九〇〇年，美利堅在中國投資的總額約計一千七百五十萬美金（一）。美利堅擁有中國公債二百二十萬美金，美利堅傳道公司擁有財產五百萬美金。以上合計，美利堅在中國投資的總數在二千四百七十萬美金以上。這種投資，有一部分是作為建設工廠及鐵路之用的實際資本。一八九〇年的後半期，上海設立了九個乃至十個紡織工廠就有兩個工廠，是美利堅的資本設立的（參加了一部分的英國資本）。這兩個公司的資本，共計一百二十萬美金（二）。除此而外，美國人還在上海建設了三個

工廠，就中有一個是菸草工廠，然而這不過是初步罷了。這個時候，「美國官吏，是只想到通商的事情，而沒有想到投資的事情的」。(四)

(1)就中，投于上海的資本，佔一千美金，這一千萬美金之中，有三百萬乃至四百萬，係投于不動產。(Hemer, PP. 225-256)。

(2)同上 P. 26。

(3)同上 P. 251

(4)同上 P. 253

五 美利堅資本的蹉跌

在另一方面，美利堅的金融資本，當積極參加中日戰後展開的「利權掠奪」的企圖，完全歸于失敗，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現在舉出下列的事實，證明當時美利堅的資本能够在滿洲及華北和帝俄，互相對抗，及美利堅人認為首先取得中東鐵路的權利可以阻止帝俄，佔領滿洲及華北。

據當時帝俄駐華大使加西尼的報告，一八九五年的春天，有一個美利堅人某氏，到了北平。這個人是美利堅的財界及企業界要人所組織的一個大規模的新地克的代表人物。這個新地克，抱着非常遠大的目的，希圖在中國各地取得修築鐵路及開發礦產的權利——尤其是修築華北及滿洲的鐵路的權利。某氏訪問加西尼的時候，曾經聲明「華北——尤其滿洲，當然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新地克打算修築鐵路，和西伯利亞鐵路相互聯絡，懇請帝俄政府給予完全的同意，和直接的指示云云；但加西尼却作了沒有結果的答覆，勸他到俄京彼得堡

Peter Berg 去直接交涉。一八九六年的春天，某氏又向加西尼提出這個建議，並且聲明：新其克的企業股票及債券，只能提供於俄羅斯人，美利堅人，和中國人。

(1) 一八九六年四月十日加西尼給羅巴洛夫的報告，帝俄政府外交部紀錄，中國部

第一一四號。

李鴻章的秘書——美利堅人帕特尼，是援助某氏這個提議的。他寫了一封信給加西尼，說明這個新其克在美利堅銀行財界及金融界的地位和實力，並且提出了這個新其克的成員一覽表。据一覽表的記載，這個新其克是由十大鐵路公司，銀行，汽船公司，及其他許多的企業家組成的，有名的鐵路大王布萊斯，也是成員之一。

据帕特尼的說明，這個新其克的重要目的是，建設滿洲縱斷鐵路，連絡西伯利亞鐵路和華北鐵路。這個時候，中東鐵路，還沒有修築，關於修築中東鐵路的中俄密約，也還沒有締結。這個新其克的利權，包括「開發滿洲及蒙古接壤地帶的森林鑛產的權利」，及「修築天津山海關間和北京天津間的鐵路的權利」，由此可以知道這個新其克的計畫是如何龐大了。這個提議的第八項，並且規定，「若沒有中美公司的同意，便不能在滿洲修築鐵路或鐵路支線」。

帝俄對於這個提議，當然沒有同意的道理。加西尼的報告裏面，這樣說過：「我把我所知道的，儘量告訴了某氏，使他知道帝俄政府關於滿洲鐵路，沒有需求任何外國公司援助的意想」。美利堅的金融資本和帝俄的先鋒二者間的調協是失敗了。一八九六年的秋天，這個新其克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攻擊帝俄的論文(1)。一八九六年末期，這個新其克和中國政府

之間，開始了修築京漢鐵路（最初的外國「商業」鐵路）的借款的交涉。正在開始作預備調查的時候，中國政府受到了俄法的壓迫，把這條鐵路的借款委託俄比新其克辦理，美利堅的投資，又成爲泡影了。

(1)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III, 81.*

一八九八年一月，帝俄駐美代理大使向帝俄政府提出了中美公司業已締結修築山海關——奉天間及奉天——旅順間的鐵路的契約的報告。這正是帝俄將要租借遼東半島的時候，這個契約的目的，當然是阻止帝俄的進展。帝俄政府接到了這個報告以後，馬上就命令駐華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強硬的抗議（2）。

（一）一八九八年一月七日帝俄駐美代理大使，由華盛頓發出的書信。

（二）一八九八年二月九日帝俄外交部哈比羅夫的密電，駐美代理大使的報告，好像不是事實。

中美公司在滿洲及華北碰了釘子以後，就把注意的目標，移到華南方面去，一八九三年，取得了修築粵漢鐵路的權利。一八九四年，該公司和英吉利的強有力的鐵路公司——中英公司之間，取得了連絡。一八九九年二月一日，兩者之間，成立協定，約定：兩者不僅平分已經向中國取得的權利（粵漢的一半權利給予英人，廣九的一半權利給予美人），並且必須平分今後由中國政府取得的一切權利（一）。這種協定，和後來成立的國際借款團（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二一年）的協定，很有些相似。結果雖沒有完全成功，然而英美立足于門戶開放政策互相接近的傾向，在當時是已經存在了。

(1) Rockhill,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With on Concerning China or Korea, 1901, P. 345.

美利堅雖說在中國結成了有力的政治勢力，但並沒有得到具體的結果。粵漢鐵路的工程，只修築了三十餘哩，就覺得沒有多大的希望，不願再幹了(1)。一九〇四年，美利堅人的公司，讓給比利時人；牠的資本，移交俄華銀行。後來又由中美政府共同商議，完全把他解散了(2)。Rerner說：美利堅資本的這樣失敗，雖以美利堅缺乏輸出資本為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美利堅人不明白中國的政治情形，不懂得在中國修築鐵路有重大的意義，也是原因之一(3)。

(一) 一九〇四年七月一日加西尼給蘭斯多爾夫的報告

(二) 據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協定，中國政府應付美利堅新其克六七五萬金元

(三) Rerner, The Foreign Investments of China, 267-8.

六 美利堅極東政策之歧路

美利堅資本在中國的蹉跌，使他得到了很大的教訓。美西戰爭的勝利，雖使美利堅在極東得到了根據地；但太平洋上的地位，還是很不安定的。在事實上，中國已經被歐洲列強瓜分了。帝俄在滿洲及華北，德意志在山東，英吉利在長江流域，法蘭西及英吉利在華南，各藉口所謂利權，「租借」，公開或秘密的條約，及不割讓的協定，取得了廣大的地盤，在這樣取得的地盤以內，或多或少地，享受獨佔的排他的權利。美利堅在事實上，沒有插足的餘地。「當美利堅的商人及資本家，在國內市場把肚子吃飽了，跑到中國去尋求新販路的時候

，他們每走一步，就要遇着他們的競爭者擁有的特權和獨佔所造成的障礙了（一）。和歐洲帝國主義者，互相提携的企圖（在華北和帝俄，在華南和英吉利），也並沒有得到甚麼。中國分割的過程每進展一次，歐洲列強在中國取得的殖民地的基礎，便愈鞏固一次，不僅美利堅的資本無法插足，連美利堅的商品，也不得其門而入了。所以中國的門戶問題，對於美利堅帝國主義，是非常切實的。

(1) Beards Vol, II, 492.

美利堅資本，遇着了歧路：是應該積極參加分割中國的工作，分割中國的一部分呢？還是堅持傳統的政策，確保最惠待遇，取得平均機會，阻止中國分割的過程呢？美利堅的對華政策，無論如何，非從這二者之間，選擇其一不可。

當時美利堅在極東的政治地位，已經是很強固的。她很有積極參加中國分割過程的可能性。美利堅即刻在極東採取積極進攻的態度，是中國分割政策的必要條件。這種政策，可以說就是菲律賓佔領之論理的延長。但是，佔領菲律賓，只須展開像演習一樣的軍事行動就很充分；而向亞細亞進展，却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冒險。美利堅在軍事方面沒有這樣的準備，所以她非首先以金融資本侵入她的鄰近的所謂自然勢力範圍——拉丁美洲尤其加里布海一帶，確立獨佔支配的地位不可。此後數十年內，美利堅非把她的金融資本的餘力向中美傾注不可。在另一方面，美利堅雖然佔領了菲律賓，也不能從中國分割的過程中，得到多大的利益。其他的列強，已經在亞洲大陸得到了極重要的軍事根據地，他們的優秀的艦隊和外交團，都是比美利堅要優勝一點的。美利堅對於將來的許多問題，也非加以考慮不可。在當時的勢

力關係之下，參加中國分割的過程，所得到的東西，未必能夠滿足將來的必要。因為這一切的原因，所以美利堅除了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以外，便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一向孜孜汲汲在中國維持最惠待遇的美利堅，忽然改變態度，採取門戶開放政策，這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業。美利堅的外交家，在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並沒有立刻看清楚這次戰爭在歷史上的意義。當時美利堅的國務長官格列哈姆曾經說過：「這一次可悲的戰爭，不致于威脅美利堅對亞細亞的政策」。後來，歐洲列強——尤其帝俄和日本在極東開始作瘋狂的危險行動的時候，美利堅依然抱着我不關焉的態度。一九〇〇年，帝俄駐美大使的報告裏面，這樣說過：「美利堅關於中國問題，沒有積極干涉我國行動的意思」。到了一九〇〇年末，美利堅才因為英吉利外交家的努力，拋棄消極的態度，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

七 英吉利在遠東的立場

十九世紀末期，是英吉利布爾喬亞最痛苦最危險的時代。美利堅——尤其德意志在世界市場中出現以後，英吉利就失去了從前在產業界的王座了。英吉利在政治方面，陷于「光榮的孤立」。牠的外交，發生了種種的困難。在亞細亞方面，和帝俄衝突；在亞非利加方面，和法蘭西衝突；在西半球方面，和美利堅衝突；在南非方面，差不多引起了波亞戰爭。

尤其不安的，是英吉利在中國的地位。英吉利在整個的十九世紀，佔了中國貿易的支配地位，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末期，還沒有失去指導的勢力。到了後來，才因為日本，美利堅，德意志，帝俄，及法蘭西的競爭，失去了這種絕對的霸權。這些國家，都在中國取得了勢力範圍。由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九年，這三年之間，英吉利在中國貿易中的比率（香港及自治

領地除外），由一六·五%低落到一一·七%。英吉利在中國的政治地位，因為競爭者——尤其帝俄的角逐，發生了非常的搖動。「中國和西歐諸國從來發生的衝突，都是歸結于英吉利在太平洋的獨佔的通商地位；而今這種衝突的結果，却強化了帝俄，德意志，及日本的勢力了。」——這是帝俄政府的陸軍部長一九〇三年關於滿洲問題的一段報告。

在實際上，中國分割，對於英吉利，是很不利的。無論就貿易或投資而論，英吉利在中國的利害關係，都要大過美利堅數倍以上。英吉利從好久以前，就已取得了經濟上的最重要的地域——長江流域。但是，英吉利縱然能够完全取得華中，而滿州，山東，華北，及華南的大部分貿易和鑛產，却非讓給他國不可。英吉利若掠取華中，帝俄當然要掠取華北，這樣一來，華中便馬上要受到帝俄的侵略了。所以，在中國取得了指導勢力的英吉利，非維持全中國工商業的最惠待遇和機會均等的原則不可。形成了世界政治勢力，和法俄同盟互相對立，及因德意志的二重態度而陷于孤立的英吉利，對於中國接壤諸國的膨脹，是較任何人尤為恐怖的。

英吉利政府，爲了逃脫這樣的孤立，特於一八九八年，關於中國問題，一再向俄德接洽，希望締結形式上的同盟，保全中國的領土，但結果都失敗了（1）。於是，英吉利關於極東問題，只好去找美利堅作爲同盟國。然而關於中國問題，要想得到美利堅的調協，又非就西半球問題，儘量向美利堅讓步不可。英吉利在墨西哥戰爭的時候，對美表示好意的態度，關於加拿大——阿拉斯加的國境問題表示讓步，關於巴拿馬運河開鑿問題，表示意外的讓步，關於一九〇二年的菲勒塞拉問題，採取調停的態度，都是爲了這一點。英吉利因爲要締結英

美同盟，對抗帝俄，所以不惜對美表示以上的讓步。英美在極東的利害，對於歐洲諸國的利害，有共通之點，就是由于有了這種同盟以爲基礎。從英吉利的立場看來，只要能夠驅逐美利堅布爾喬亞的反英空氣，只要能夠推動美利堅的頑板的外交機關，甚麼都是可以辦到的。

- (1) "Die Grosse Politik" Band XIV, Teil I. S. 197, p. 219-8.
 (2)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三日捷巴凌的演說

八 門戶開放政策之起源與變遷

一八九八年三月，英吉利正式向美利堅提出了締結同盟共同對抗「佔領中國領土之一部或在中國確立優先權，妨害通商自由的強國」的請求；美利堅國務院恐怕受到同盟的拘束，馬上就拒絕了。牠的理由是，就現在的情形看來，並沒有那樣的強國。但美利堅駐華公使顧比於一八九八年三月給美政府的報告却這樣說：「英吉利若得到我國的援助，便可以牽制帝俄的活動，援救我國在中國取得的條約上的權利了」。同月二十九日又說：「最惠國待遇條約之一部，已經因爲德法俄的活動而歸于消滅了」(1)。從此以後，新的事實，繼續出現，美利堅對於英吉利從前的請求，不得不改變態度。於是「最惠國待遇制度的思想，一變而爲門戶開放的教義了」。

(1) Dennis,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p. 18-191.

美利堅所以改變態度，採用這種教義，大部分是由于英吉利的慫恿。在赫伊發表有名的「曼寧和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以前，英吉利的議會，曾經用過這個名詞，作爲牠自己的教義。

。紐約泰晤士報，關於英美在中國共同提攜的問題，極力贊成英吉利的要求，認為美政府不應爲了擁護大陸的特權政策，排斥英吉利的門戶開放政策。當年帝俄的外交家，把門戶開放主義的形式上的創造者赫伊，當作不可測度的親英論者，當作倫敦的代辦人，這決不是偶然的（不僅帝俄的外交家如此）。普及門戶開放政策的概念的，也是英吉利人。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的冬天，英吉利的海軍提督兼政治家查爾斯柏利斯福特，特別到極東及美利堅去旅行，普及了這種政策的觀念。由此可知：門戶開放的教義，原來是英吉利發起的，到了後來，才成爲美利堅帝國主義的旗幟了。「這個教義的目的，原來是和最惠國待遇的條約一樣的特權」。列國在對華關係中，都有平等的權利，不使任何一國，主張優先權或取得他國所沒有的特權。「中國和列強的關係，在這個意味之下，從條約上奠定了基礎以後，門戶開放的教義，便可以適用於中國了」(1)。然而最重要之點，還是自由競爭的時代，門戶開放政策，可以代表中國境內的一切外國資本的共同利益。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如何取得獨佔的支配，成爲問題，所以這種政策，也不能不帶着新的政治性質，表現排他的獨佔的傾向了。

(1)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 in China*, I, p. 65-66.

英吉利開始提倡的門戶開放主義，使帝俄受到了最大的打擊。美利堅因爲英吉利在中國和中美對美讓步，採用了這種政策以後，國際政治情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一九〇五——六年帝俄敗北，一九〇七年英俄同盟及對德包圍政策），英吉利的布爾喬亞，雖在經濟方面，受着中國門戶開放的利益；對於這個政策在政治上的意義，却不能不改變態度。反之，美利堅却充分使用了這個教義。因爲這個教義，和美利堅在中國的經

濟利害，完全一致，借着這個名目，可以打破其他列強的獨佔支配和勢力範圍，藉以伸長自己的權益。

九 門戶開放主義的特徵

門戶開放主義，決不是「美利堅精神」的發揚，決不是美利堅資本「內在」的東西，決不是可以普遍應用於美利堅的一般政策的東西。門戶開放主義，和美利堅資本當時及現在在國內及殖民地古巴一類的勢力範圍所採取的保護主義，有很大的矛盾。美利堅資本，完全鎖閉了古巴的門戶。夏威夷及阿拉斯加，完全包括在美利堅的關稅圈內。對於菲律賓，雖有「門戶開放」的宣言，然而以保護美利堅的輸出為目的的關稅，在一九〇二年，即已設定了。一九一二年，美利堅頒布了只有美利堅的船舶通過巴拿馬運河的時候，才能免稅的法律，這是一種明白違反赫依·普安斯福特條約的行爲，這是美利堅在中美採取了門戶封鎖政策之顯著的表现(2)。所以，門戶開放，決不是美利堅的一般政策，牠不過是在一定的事情之下，適用於極東的美利堅政策的一部分罷了。

(1) Culbert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pp. 246-259

(2) Vialatte, *Economic Imperialism*, pp. 70-71

有一些淺見的人們，以爲美利堅的門戶開放政策，是同情中國和援助中國的博愛政策，真是可笑極了。便是美利堅的歷史家，也不能不承認這種政策不是博愛的政策。「赫伊的覺書，絲毫沒有顧及中國的感情和希望……」(1)。現代的著作家也說：「門戶開放政策，不僅以西歐列強或日本爲對象，連中國也當成這種政策的目的，這種政策所主張的，只是美利

堅在中國的權利……中國沒有任何獨佔的權利，中國沒有根據互助主義締結條約的權利，中國沒有交換領土的權利。這種政策，在中國受着列強侵略的時候，對於中國，也許是有利的；然而中國強大了，自己可以選擇友邦，獨立發展的時候，對於中國，一定要成爲有害的障礙物」(2)。

(1) Wilbans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pp. 412-413

(2) G. Socolsky, The Tinder box of Asia, p. 93

門戶開放主義的歸結，在於機會均等的原則，因而他是和過去時代列強對華通商政策的特徵——最惠國待遇原則，互相結合的。美利堅的通商政策，隨着時代共同變化，帶着很明顯的侵略性質。「美利堅的通商政策，隨着美利堅的生產諸力及美利堅在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力之增大，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放棄了互惠主義，特權，和最惠待遇的原則，而代之以世界市場的機會均等政策」。

(1) Wilban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of the U.S., p. 265.

門戶開放主義，不僅含有一定的通商政策的意義，並且含有解決一般政治問題和領土問題的政治意義，並且含有決定中國的運命的意義。美利堅的著名著作家兼戰術家瑪漢在大戰以前，刊行了一部關於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著作，他說：

「門戶開放主義，如同門羅主義一樣，都是危機發展到了極點的產物。他企圖阻止列強用政治干涉或軍事干涉在東洋市場得到的支配權力的擴大。……美利堅及主張開放中國門戶的各國，雖以保全中國的領土爲念，但這種意念，決不是由同情中國出發，而是由希圖自由

接近中國市場必須保全中國領土完整的觀點出發（一）。

(1)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82-183

然而這樣的消極的定義，決不能說明門戶開放政策之全貌。因為這種政策，是美利堅帝國主義的有力的政治武器，將來含有充分發展的可能性。「就政治的意義看來：門戶開放主義，必然帶着動態的性質。隨着解釋之不同，可以擴大，也可以縮小」(1)。這個教義的積極意義，日益明瞭以後，這個教義就成為美利堅帝國主義獨佔支配中國的一種手段，從而牠的內容也擴張起來了。門戶開放政策，是如同一個青年人最初是由嬰孩長成的一樣，嬰孩一生下來，就是一個人，這種政策，在最初出現的時候，就是帶着干涉性質的政策(2)。

(1) Willoughby, P. 99

(2) Dennett, *the open Door Policy as Intervention*

美利堅把門戶開放政策作為和平政策的手段，向着全世界宣傳了。這種和平的「合乎正義」的性質，得到了美利堅國內一致的擁護——甚至得到了美利堅國內反政府派的擁護。

從此以後，美利堅仍然把門戶開放政策當成和平天使的從者一樣，向着全世界宣傳了。但是，這種政策的本質和外觀，終非加以區別不可。截至現在為止，美利堅不想在極東行使兵力，並且不能在極東行使兵力。因此，牠在極東受到了許多創痛的打擊。牠的極東政策，到了現在，已經遇着可怕的危機。這個事實——美利堅不能以和平手段實現牠當作招牌使用的門戶開放主義的事實，很明顯地表示：這種政策，只是帝國主義政策的一個變種，結局仍非依賴實力不可。

中國再分割的危機？與日本的對華政策

小山貞知作 孟憲謨譯

這篇文章是從大連滿洲評論社最近發行的「再分割の危機ニ立ツ支那」我方對支政策」中節譯過來的。這篇文章的意見，很可以代表日本軍人的對華意見，特為譯出，以供當局和一般同胞的參考。關於指摘中國當局過火的地方，一大部分，都已省去，但仍有幾點，無可再省，只得照樣譯出，請讀者諸君，分別觀之。譯者誌。

一年以前的二月二十一日，我會同土肥原在南京和汪兆銘陳立夫見面。汪氏當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熱心調整中日邦交。陳氏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從黨務方面，來幹旋中日和平。現在把汪氏談話的要點，略誌於后：

(一) 蔣介石氏正在招集黨政軍各要人，協議調整中日邦交的方法。我們根據這種方針，加以具體的研究，並想迅速促其實現。至於教科書的內容，關於歷史事實的記載，雖不得已，但對於刺激邦交及記載不實的地方，亦必嚴加取締。

(二) 上星期曾經招集黨部要人，告訴他們改善中日邦交的辦法，但若想普及於全國黨員，則非二三月以後不可。

(三) 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感想，可分為二種。(一) 悲觀派：認為日本惟恐中國強盛，因而得到弱肉強食的結論，主張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二) 樂觀派：認為中日同文同種，中日合作，可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中日的惡感，不過是一時的現象罷了。孫總理就是這一派，所以國民黨的外交政策，係依據總理遺訓，以日本為中心，而期大亞細亞主

義的發展。

(四)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我們當以德來合作，不當以力來合作。並須抱互信的精神，永久合作。

(五)我今日發表的聲明，係根據總理遺訓，又鑑於日本和國民黨的歷史關係，認為中日邦交，必須調整，藉以樹立國家百年大計，貢獻世界人類和平。

(六)中國近年以來，因前述二派的勢力，互相為消長，致中日邦交，不能不隨之互相消長，希望自今以後，樂觀派能夠成為主要勢力，不使悲觀派有所藉口。

(七)經濟提携，固所希望，但須向部分的合理的上面邁進。

(八)共同防衛共產勢力的東漸，這是很對的。今後中日兩國，當以共同的觀念，來處理一切事故。

陳氏談話的大要如左：

我特別質問陳氏：

「日本的政黨首領中，無論是民政黨或政友會，為了保持政權，都可以隨時的變動政策。中國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由排日政策一變而為親日政策，這原來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但我希望國民黨部指導者的陳部長對於這十餘年以來的排日教育養成的國民，尤其是青年，將如何去指導他們呢？」

土肥原，須磨總領事，雨宮武官，汪兆銘，唐有壬，顧孟餘和李擇一等都在一起，大家都以很興奮的情緒，靜待陳氏的回答：

陳氏說：

(一) 中日合作是先總理的遺訓。中日惡感，原來是情感作用，調整是很可能的。而對於共產黨的惡感，則是理智作用，合作決談不到。根據着這個道理，就可以指導青年了。

(二) 中國以後強盛了，就可以和日本共同防衛赤化，日本應當以同情來強化中國。共同防衛赤化和經濟合作等等，都要站在平等的立場上面。

(三) 撲滅共產黨的盲動，若以全國民黨的力量是可以的。德意志的希特勒，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和中國的國民黨，都是深惡共產黨而要把他們殲滅的。

這次的談話，到現在只隔一年，而今日的中國，汪氏被刺，唐氏被殺，蔣介石的獨裁日漸完成，蔣陳兩氏的傾軋，也繼續發生了。

睦鄰令發表以後，教科書的改訂，並未實行，但陳立夫氏却口令特務部進行反日宣傳。蔣介石氏也遣派他的機要秘書鄧文儀為莫斯科的駐在武官，秘密訂立了西北協定？陳立夫氏更設法迫逐了理解日本真意的汪兆銘氏和唐有壬氏的職務。西南派反對蔣氏的總統選舉，蔣氏以為這是陳立夫氏奔走不力的結果。中央常務委員選舉的時候，蔣氏當選首席，陳立夫氏只差一票。蔣氏以陳氏潛勢力特大，感受異常的威脅，罷免了他的組織部長以張勵生代替。自此以後，兩者間的惡感就日益深刻了？

由以上的事實看來，國民黨乃至國民政府，現在完全到了內崩的危機？那些要人們，都是站在火山頂上跳舞，這是中國人的特性。也是滿洲事變以來，日本放棄了中國統一政策的一種原因。綜合這些事實，可知中國實在到了再分割的危機了？一般要人們，還在爭權奪

利，至死不悟。「所謂衣食足而知禮節」的話是很對的，衣食不足就不知禮節，中國的現狀，正是屬於後者了。從最近的幣制改革和強迫統一公債等等事件看來，這種情形，更是顯著了。

過去的國民黨人對日本人說：「日本的個人，雖說同情國民黨，但日本政府却擁護北洋政府」。現在連蔣介石也要求日本把關於中日邦交的一切交涉移到南京去辦，我們的對華外交，究竟應該以誰為實施的對象呢？

滿洲事變以來，日本停止了對個人的外交，同時也放棄了幫助中國統一的政策。所得的結果，無論對於日本和中國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覺得日本對華的外交，應劃中國為滿洲，華北，西南，蒙古等部分，斟酌日本的實際勢力，採取各個擊破的政策。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充實併強化滿洲國，推而及於華北，及於某某，再及於亞細亞，乃至於全世界。

大英帝國之外交政策

Kore Radetz 著
曼青譯

著者拉狄克爲蘇聯著名之政論家關於國際問題著述頗多蘇聯消息報 (Pravda) 之社論大都出拉氏之手 (原文載於美國現代史料四月號)

英國外交政策，在歐洲觀察家視之，向多認爲神祕不可思議，其外交政策上之言行與事蹟，與其爲維護和平與人權而維護中等階級之意向，亦時相矛盾，即在拿破侖戰爭之前已發生「詭詐的英國」之評語，此種評語，每當英國利益與他國發生衝突時，已成各國對英抨擊之慣語矣。

當帝俄時代，俄國各地對英國之觀念最惡。咸目英國爲一令人煩厭之國家，即當帝俄因與日本發生戰爭而開始與英帝國主義者進行交涉時，其對英國外交政策之批評觀念，亦莫不然。當英德兩帝國主義者之利益，發生衝突時，德國亦曾竭力宣揚英國外交政策異常詭詐之言論，論及法國方面，即至今日，仍有堅強反英之傾向。美國一般公論中，俱深信倘英美合作，英必誘致美國供其利用也。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諸國家中，有許多政黨係由英國自由主義之影響而產生。故對英國外交政策之崇拜，不減於對英國國會及英國文化之崇拜，至於蘇聯既係由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塔林之學說培養而成。故對於英國外交政策。自不容有所畏懼，亦不容有所崇敬也。

英國目前，雖已非昔比，如馬克思所謂「世界市場之暴君」然仍爲資本主義者霸權中之主要堡壘，在世界政治上仍握極大勢力。英國因與世界各部俱有利害關係，乃不得不積極

維持世界各處之強勢。故英國外交政策若與其他任何帝國主義強國之政策相較，其自私與詐詐皆相等。所不同者，較為特別複雜而已。

英國握世界霸權之期，時間並不過久，自穀類法律(Corn Laws)之廢止起，迄十九世紀之末，前後僅五十餘年耳。換言之，即至德美帝國主義者興起之時也。當拿破崙戰爭及十九世紀前半期經濟上與社會上發生嚴重危機之後，英國因種種原因，遂日漸興盛。但今日英國稱霸世界之基根因素，已有變遷。若檢討其所以變遷之故，亦為頗饒興趣之事也。

當歐戰之前，英國工業國家之領袖地位，已不復存在。德美諸國遂起而代之。歐戰之緒，此種衰落，愈加猛烈。法意之工業技術，日漸發達，日本在比較上亦進為重要工業國家。即以大阪一地之工業論，已遠勝於英國著名商城滿徹斯德(Manchester)蘇聯固變為一工業國家，即所有殖民地國家中之工業，亦無不開始銳進。

歐戰之後，英國之世界金融市場領袖地位，亦不復存在。英國之國外投資，雖仍超過美國之投資。但在此次世界經濟恐慌之前，美國投資堆積之速，確遠超於英國。英國資本輸出之衰落及大量國外資金之停頓與凝滯，確使英國金融對外國之委託，發生猶豫與畏懼。尤其對殖民地諸國家，則此種窘狀益甚，蓋彼時各殖民地中，有蘊釀革命之趨勢也。由此觀之，英國所支配國外投資之強盛力，雖不能謂為英人完全拋棄，然最低限度，昔日之支配力，確已減低也。

英國艦隊，在歐戰前，已不能維持其原來地位。因英國艦隊，雖遠勝於德國，而當歐戰時，又不能決定採取毅然之處置。且一九一四年前，英國所建造之無畏艦，確對英國之利益

頗大。然因舊式戰艦，多不適用。故他國海軍，實際上遂見進展。且當歐戰之時，英國潛水艇，幾爲他國所屈服。

歐戰之後，英海軍之地位，亦遭受莫大苦痛。蓋非但美、日、曾從事較大艦隊之建造，即法蘭西意大利之艦隊，亦較前增加。近數年來，德國新艦隊，業已大事擴充。當一九一四年，英對德國海軍，十六與十之比例，亦被拒絕承認。在華盛頓海縮會議中，英國又被逼承認美國與英國海軍軍備之平衡比例。今日之日本，亦要求與英之海軍軍備保持平衡。德國與英國本國海軍軍備之平衡，亦告成功。且近數月來，意國海軍之實力，與法意密約之危機，業經引人注意。綜此種種，英國對印度之交通線恐立時發生疑問。

尤甚者，當歐戰之前，英國艦隊所需要之煤，不感缺乏。因本國及海外各產區，產煤豐富，而今日艦隊，則以煤油爲主。但英國所用煤油，百分之六十爲自美國輸入。伊蘭及伊拉克 (Iran and Iraq) 之煤油，係產自遠方。今雖已入英人之手，但運輸須取道地中海，此路線則時有被人截擊之虞。故就煤油一項而論，對於英國海軍亦能產生最大之糾紛。

自歐戰後，戰爭器械，復有較新之發展。頗使英國感受新的威脅，即所謂航空。許多英國軍事當局，認爲英國海軍，在戰爭技術方面，已由第一等地位降爲二等。

英國當歐戰時，其殖民地雖稍有擴充，但現今英國殖民地中確有一種日漸擴大之獨立運動。因埃及印度之經濟發展，遂使各該國中產生一種新興勞動階級。此輩主要任務，即在領導被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壓迫下之勞農，互相掙扎，以爭取自由，使脫離國內外之剝奪。夫印度在實際上，本有反對封建壓迫而生階級鬥爭之淵源存在。但此種封建壓迫，反爲英國所

擁護。且印度本有國內外資本所支配之非人道之剝奪，而此種國內外資本之剝奪，反爲英國官僚政治所阿護。然而每當印度發生此種抗爭之時，一部英國倭人，多謂蘇聯爲策動此種威脅英國制度之發源地，思之能不令人齒冷耶？

英國各殖民地，既已含有革命性之酵母激蕩其中。同時其他各強國之殖民地，自生同一之活動。因此所謂日暮途窮之帝國主義國家，如日、意、德、三國，頗思努力奮鬥，以希殖民地之從新分配。如是則英國勢必設法領導此種鬭爭，以其他國家爲對象。但意大利征阿事件，已足證明英國政策之目的未必即能成功。然則英國殖民地，遍布全球，不免爲抱擴土主義者諸列強衆矢之的。至於一九三五年九月，霍爾對國聯講演詞中，論及殖民地所產原料品之公平分配時所作之各種暗示，不過冠冕堂皇之空談而已，有何意義可言乎？

英國最近在帝國主義諸國中之地位，確已發生根本變化。在英國史上，彼向未遭遇如今日諸強國聯合一致之威脅，更未曾遭遇世界各地俱生威脅之現象。縱然英國與其經濟方面敵手美國之間，無發生鬥爭之可能，而今日欲擴張領土之日、德、意、三國，確對英國優越之權，威脅甚緊。

今日之日本，所威脅之對象，固爲蘇聯與中國，而英國政界聞人，亦深知蘇聯海濱地帶之氣候，及中國內地充斥之人口，不適於日本大量之移民，若澳洲及荷屬東印度羣島，正日本移民之目標，英人亦深知日本因需要煤油，勢必向荷屬東印度羣島推進，換言之，即向英屬印度之路推進，英國帝國主義者，未嘗不詳知之，日本於戰勝亞洲大陸之後，不僅將逼迫英國放棄其在中國所擁有驚人之投資，即英國之自治領土，及殖民地，亦將感受威脅。

意大利帝國主義者本受英國帝國主義之栽培，而建樹成功，但今日忽與英國從事嚴重之鬭爭，意大利已開始侵略阿比西尼亞，而此種侵略亦即為紅海及地中海西岸謀取優越利益之鬭爭。意帝國主義者，已開始侵奪英國主要交通線之鬭爭，倘獲勝利，則意國非但能置埃及於掌握之中，且能威脅巴勒斯坦(Palestine)及海法(Haifa)之油業路線。

德國亦曾宣言，渠並不希望成爲英國之敵手，所爭者即在東歐與東南歐洲有自由支配之權。不受他國束縛耳，德國此種要求態度，乃英國歐戰勝利之所得結果，倘來日英國在海外捲入嚴重鬥爭，德國態度，勢必變更。英國官方固可伴爲承認，已接收德國國社黨人所提出之和平保障，但英國更確實了解，倘允許德國在歐洲之威權，即係英國致命之危機。一言以蔽之，今日之英國，不論在太平洋，地中海，即北海方面，亦同時有被侵害之可能也。

俄國革命之成功，在英國心目中，不過歷史上偶然添一「枝節」問題，頗有不久即行清理之可能，英國帝國主義者爲清理此種「枝節」，曾消耗億萬盧布，而今日之蘇聯已變爲偉大工業國家，已產生饒勇之軍隊，不論在智慧方面意旨方面以及士氣方面，非但不遜於世界最優之軍隊，恐遠過之，帝國主義之英國，對於蘇聯所顯示之主義，自不容不加以仇視也。且蘇聯非僅歐洲之強國，亦亞洲之雄耳。昔日在俄皇及俄國官僚政治宰割下之民衆，直狗馬不如，吾蘇聯已悉數解放之，當然英國政府非不洞悉，英國某種報紙所謂蘇聯在印度有反對英國之詭計，此種言論，純屬虛構，蓋當英國各殖民地及亞洲反對帝國主義羣衆運動，正在成熟之時，意在借此以加罪於蘇聯也，除以蘇聯爲社會主義國家之故，而加以反對外，更有若干英國帝國主義者，對蘇聯亦不肯信任，一因在分割他國領土時，而蘇聯不希冀任何之獲得

，二因羣聯不願因利用貸款，而被曳入英國外交政策之主流中也。

且英國內部情形，近來亦發生劇烈變化，英國資本主義自歐戰以後所發生之危機除美德外較之任何國家均為嚴重，據下列事實已充分証明，自歐戰迄今，英國一千萬工業勞動階級中，其失業額數，向未下於一百萬人，且英國未投放資金之保險損失，較德國所付賠償之數為巨，英國對此亦無法解決，同時在「全民和平投票」中（Peace Plebiscite）幾有一千一百萬選舉人，一致表示讚成和平政策，並擁護集體和平制度之制裁。

吾人更須切記，英國在歐戰時之所以獲勝，乃因領率各國一致行動所致，在戰爭將行結束之時，此種團結之基本軍隊，即英法美三國為主，及戰事解決之後，英國所決行採取之各種目標，亦十分明顯，既不願法國建樹完全之權威，更又不願法國撤手，此蓋因彼時美國已造成極強大之海軍，英美間之幕後，實有劇烈之矛盾在也，彼時成立英日聯盟亦因此耳。

美國當威爾遜總統時，發起組設國際聯盟之偉業，一則以之為保証和平之機構，二則擬以和平方法修正凡爾賽之條款，因美國認該約，不但能危害和平，並且威脅美國之利益，當歐戰告終時，法國因擁有相當勢力，故能威迫英國使其承認法國在歐洲之優越地位，但英則希望於歐戰以後，法國必生危機，然後利用法國勢力衰弱之時，再對德國，表示讓步，利用此法以產生一敵對國家使與法國之威權相對峙，因此英國遂接受國際聯盟之盟約及其集體之保障，對於美國更承認保証法國領土之完整。

當美國拒絕簽訂凡爾賽條約與法國保障條約時，英國在國聯方面遂失却美國之助力，而不能敵對法國在歐洲誇大之威權，美國之拒絕簽訂保障協定，遂逼迫法國不得不對德施行更

大之壓迫，而要求盟約之純潔，使該約成爲法國防德之防衛工具，蓋因德國在戰敗勞工階級武力之後，勢必將重整軍備之實力也。

自所謂日內瓦草約 (Geneva Protocol) 成立後，使各會員國對國聯應遵守之限制，益加明確，不致再生任何侵略行爲，此項草約已被英國第一次勞工黨政府所接收，自該黨失敗後，此約復爲保守黨政府所拒絕，斯時之英國因已被美國壓迫而放棄其對日本之聯盟，並已承認對美海軍維持均等，故不願再對法國更表示讓步，及保證法國威權使其凌駕德國之上。

唯當法國努力侵略盧爾 (Ruhr) 其時經濟力量本已耗損殆盡，故發生嚴重之經濟恐慌，因此法國不得不放棄分割德國之觀念，同時美國爲國內大量資金之投放目的，故決定參與法德間賠款之密議，當此之時，英國乃決定一種計劃以表示對地方性質之責任承認接受，同時對於國聯盟約及集體安全制度所引起之一般的責任又表示拒絕。

自一九二五年，羅加諾條約告成，英國在德法之間，願負起調人資格，並承認倘任何一方破壞萊茵區域之和平時，渠決以武力制止，而同時對於有關德波間之國界同樣義務，則表示拒絕履行，換言之，英對法國聯盟國之安全，則拒絕其應履行之義務也，此種政策之本心，即在希望德國無控制萊茵河口及荷蘭比利時海岸線之權，因此權若操於德人之手，英國所受之直接威脅頗大，羅加諾公約之成立，使英國具有防範之力，使法國永久占領萊茵左岸之觀念，不致復活，使法國擬令巴威略 (Euphrat) 脫離德國，而併入奧國，成一單一天主教國家，而受法國保護之計劃不致實現，蓋英國不擬在東歐謀自身之利益，故公然讚成德國收回波蘭走廊之願望。

由此觀之美國懷有德意德國反法反俄之趨勢，頗稱明顯，英帝國主義者認爲德之 (Rada) 政策，係受孤立觀念之指揮，且缺乏透視力，故爲德國向東方開闢途徑，確極有必要，據吾人揣測，彼時之德國，必將拒絕與蘇聯成立諒解，且將預備爲英人之臂助，以抵禦蘇聯，故洛加諾政策之目的，即在避免國聯之制限英國履行關於西歐之義務，不僅意在使適合盟約十六條之普遍義務，且意在西歐和平穩定之後，英國即指定東歐爲德國擴大之目標。

關於遠東方面，英國曾咬緊牙關對於限制日本海軍擴張軍備之華盛頓條約勉強承認，然其所以承認之故，乃爲謀求美國諒解所付之代價，及和緩英美間歷來所集聚之誤會也，世界經濟恐慌之前，所謂美國之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過如此，在此期中，英國對美國之滅除誤會，對德國謀求諒解之政策，已告成功，日本在新經地震之後，對英亦無力威脅，意大利軍備，雖已大加擴張，而英國更覺欣悅，因英人心目中，意大利之增加強勢即能與法國成一敵手，斯時之蘇聯，方在新經濟政策之初期，因此引起英國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復活之希望，英蘇外交關係之所以破裂，亦即擬努力壓迫蘇聯，以促資本主義復活，以驗其是否可能耳。

自英國政治及經濟發生恐慌之後，英國在世界上之地位，已大有變遷。

日本自一九三一佔領滿洲，中國現狀固已開始破壞，華盛頓條約之尊嚴，亦一敗塗地，華盛頓條約乃歐戰後國際均勢二砥柱之一也。英國向擬於日美二國之間努力維持均勢，欲聯合日本以抗禦美國，借此種心計，日漸困難，美國在中國之利益，遠不若英國之重要，美國更何嘗不願放棄遠東問題，而使英國與日本發生直接折衝乎？

德國藉口經濟恐慌，不僅不照納賠款，且拒絕償付一切私債，因此德國反得積聚大量餘

款，而擴充軍備，德國中等階級自擁護國社黨獲得政權後，遂藉國社黨之助力，將勞工階級之團體組織破壞殆盡，並厲行中央集權，使達向所未見之程度，又克服一切國內障礙，並從事軍事冒險政策，以爲避免國內衝突之手段，國內勞工，苦農，及小資產階級，既日漸窘困，故於擴充武備不無裨益，是以擴充武備之計劃能於驚人之速度中實現成功，彼更退出國聯，並要求擴充軍備之平等權利，彼更建設空軍，改善其對於英國之關係；若夫德國之陸地軍備，因只能威脅歐陸諸國，故向不爲美國所重視，德之海軍，又爲人所摧毀，但自德國空軍實現後，則倫敦與巴黎之危險性等耳，況德國已開始建設海軍乎。

斯時之法國，確極爲憂懼，因德國所謂和平政策，（不過對波蘭衝突之暫行延期，）及德對捷克之軍事威脅，對於法國，有同等之危險，前者能打斷法國之聯盟政策，後者能毀滅法蘭西之盟國，德國威脅蘇聯，在法國痛恨社會主義者之眼中，固頗覺欣慰，但目光較遠之法人，確深知倘德國將波蘭牽入自己勢力範圍，踏平捷克，然後征服巴爾幹諸國家即不待戰勝蘇聯，亦將與法國以驚人之威脅。

英國亦非不自知，倘法德之間發生戰爭，英國亦絕難避免捲入漩渦，因德國之取得萊茵，確使英人感覺不安，但萊茵河，維斯杜拉河北瑞西納河及多瑙河諸地帶意見之分離，似日漸複雜，倘德國向捷克復仇，法豈能毫不理會？倘德法之間，因東部及東南部問題，不幸發生鬥爭，則萊茵區域之和平，立即破產，誠若此雖欲在法德之間，保持勢力均等，誠恐愈感困難矣。

至於意大利之猛進，已顯示由擬擴充疆土之第三國家，使英國感受未曾料及之威脅。

由此可知資本主義之世界，已開始由經濟恐慌之最低點，向上移動，值此最困難期間已經過渡之時，英國確已感到其國際地位日愈險惡也。

在今日英國外交政策基本傾向中，第一是擬與某侵略國家暗結密約以犧牲其他國家，在過去期間英國欲聯合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態度，亦頗明鮮，當一九三二迄一九三四之間，西門(Sir John Simon)領導下之英國外交，確係日本征服政策上之主要從犯，西門曾盡力防止中國對於日本侵略所引起之嚴重反對，伊曾竭力反對諸小國所要求由國聯干涉滿洲衝突之建議，伊並故意破壞斯普森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Stimson)所籌劃之反日陣線，西門之外交政策，所以破壞中國對日本之抵抗者，意在希望日本於底定滿州之後，更侵略蘇聯，使發生日蘇戰爭，迨雙方實力衰弱之後，而英人坐收漁利耳。

關於德國方面，英國外交政策，已顯示贊助德國恢復軍備，英輿論界雖曾暴露其真象，而英國商家仍公然供給德國航空機械及坦克車模型，且英國外交政策，對於法國反對德國擴充軍備所採用之任何斷然步驟，又力加遏阻，且英國所有半官方報紙歷次之聲述，及英國政策對於東歐及東南歐洲所以公然發表不思染指之諾言，俱係對德國顯然之暗示，倘德國不向西歐擴張，則在東歐方面，英人絕不作任何之反響也。

當意大利開始籌備侵阿之時，英國本擬犧牲阿國，而與意大利完成舊日帝國主義之英意條約，且使意國於某種限度之內，圖謀擴展，以免使英國感受威脅，及知此計不售，遂又急與德國，成立海軍協定，其目的蓋在對於危脅英國之三大欲擴張領土國家中，限定一國，而希求另一國對英之中立故也。

英國貴族畢渥布 (Heanetrook) 露滋梅爾 (Rolhermene) 盧夷特 (Lloyd) 亞美麗 (Amery) 等爲保守黨集團之代表人物，此輩所標榜之孤立政策，其真義不過如此，但在自由黨中，亦有代表此輩之思想者，例如當洛煎 (Lord Lohian) 主張對德讓步，俾使英國得自由避免日本之危險時，不但在方法上與露滋梅爾主張聯德聯日之政策相同，且其結果亦同，因美國不能予德國任何優惠，只能允許德人爲所欲爲而已，雖然因其他國家將不允許德人任何佔取，故德國爲實現英國對德之讓步起見，必須與日本聯盟；如此則日本不但能抵制蘇聯，且能抗禦英美。

英國一部份反對德國之擴展者，則主張對意大利讓步，俾使英國保持實力，與希特勒抗爭，但此種狡詐政策，易使英國遭遇驚人之失敗，蓋意大利正擬組織地中海帝國，苟欲完成此種計劃，首須犧牲享有地中海威權之其他國家，並須借重向與地中海地帶毫無利害關係國家之扶助，簡言之，若意大利苟欲建造地中海帝國，尤須仰賴德國之扶助，而犧牲英法，若以殖民地爲意國之誘餌反能助意大利鞏固其最後爭扎之出發點。意大利爲達此種目的起見，已與擴大主義之集團聯絡一致。

英國之所謂孤立政策主義者，擬博得世人信仰起見，故謂伊等所抱之政策，純係和平政策，非但爲英國之和平，抑且爲全世界之和平，伊等並謂徒禁止德意日三國之軍備，並非澈底有效之辦法，因此三國有擴張領土之正當理由，故吾人應與以擴展之機會，能如此則三國訴諸武力之行動，則無從發生矣，所有此種談話純係欺人之詞，英國孤立政策主義者之真意，乃希望犧牲他人，而炫示自己之慷慨耳，然則德意日三國擴展領土時，其對象國之人民，

豈無權作激烈之抗拒耶？

今有一事，舉世無不知之，即任何國家苟欲犧牲蘇俄而期努力實現其征服他國之政策者，亦必捲入戰禍同歸於盡，阿國對意大利侵略者所表示之抗拒，已足證明反對帝國主義國家政策群衆之武力，已充分成熟也。中國之衰弱，乃由下列事實之結果：中國反革命份子，對本國人民之畏懼，遠勝於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畏懼，故此輩反受外國帝國主義者之扶助，對誤入迷途，雖然此種衰弱，乃係暫時，且爲受欺，中國人民之最後決心，固尚未宣示耳。

凡逼迫侵略國家，使採取擴展領土之政策者，皆縱容侵略國使有籌備新世界戰爭之機會者，此種新戰爭，英國亦必捲入漩渦，故保守黨之孤立政策，非和平政策，乃戰爭政策，若戰爭爆發後，倘英國外交政策仍繼續爲孤立主義者所領導，則英國勢必參加於主張侵略國家之中，倘此種侵略國家遭遇到被襲擊國人民之激烈抗禦時，伊等勢必設法合謀以犧牲英國也。英國孤立主義者之政策，雖切合實際，能使英國擺脫危險，唯因確係一種盲目政策，故已喚起國內一部份中產階級，甚至保守黨之反對。今已有採取第二種傾向之勢，所謂第二種傾向，即集體安全制度之產生，英國一部人士，確已了解「和平不可分」之口號，此種口號，確非由李特維諾夫之袖中祈禱而得者，乃以實際事實爲轉移者，設若任何局部之和平發生破裂，則諸強國利益，因有互相依賴之關係，故此種衝突，亦必將轉變而成世界戰爭之危險。

因英國在各強國中，爲最易遭受損害之國家，故英國須要和平，英國洛文魯賓孫將軍在所著「安全」(倫敦出版一九三五)中。即以下列語句置諸卷首：「和平確爲英國所需要，蓋有數因爲，一因英國擁有大量財富，倘有戰爭，英國僅有損失，絕無獲得，二因不論在天

空或海面，極易受攻擊之損失，三因縱英國能淪為交戰國之一，其隨戰爭所發生經濟及金融上之混亂，與市場之損失，亦必大受影響也。」

英國在一九一四年前，為防止戰爭之普遍危險，及英國自身之直接危險起見，故採取與帝國主義者聯盟之路徑，今日英國之民衆，對此等盟國，已不深加信賴，英國民衆，不希望分割外國領土而發生戰爭，英已擁有超過自身消化能力以上之領土，所以英國今日之唯一問題，即如何保護英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已有之領地，為維持英國在印度與埃及之主權，民衆是否主戰，固屬疑問，然為反對法西斯蒂帝國主義國家之勝利，此輩力主保持和平，則毫無疑義，若干具有遠大目光之英國帝國主義者，確知在反戰努力中，英國外交政策，須根據民衆意見為依歸，此輩認國聯為保障和平之工具，故希望極力擁護之，然倘因日，德，意，之帝國主義政策關係，使大戰不可避免，則英國民衆，將按商聯大會及勞工黨之指示，勢必擁護國聯所採用之保護政策，尤其自蘇聯加入國聯之後，使此輩民衆在國聯中更獲一保證，使對於德意日諸國侵略之防犯行為，不至再行退步，而成帝國主義者犧牲別國人民之政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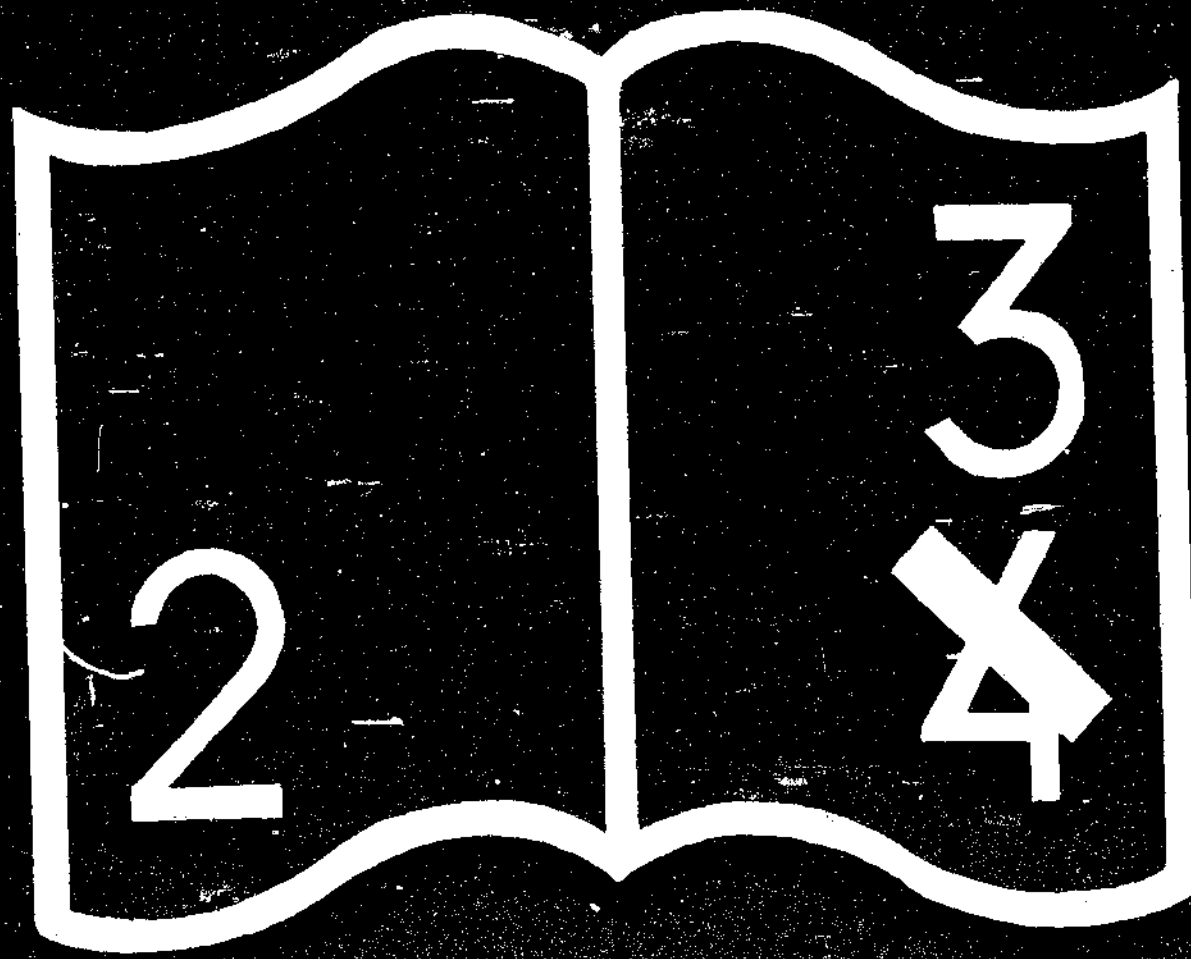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自一九三四年底以後，英國保守黨員，確信國聯與集體安全制度為英國之護符，且因鑒於國際地位之變化，更不利於英國，故欲保護英國之安全，須有強有力之國聯，更須有和平派諸強國聯合陣線之產生，以抗禦侵略派之國家。再者英國民衆一致之心情，亦認為實現英國之防衛，亦即保護世界一般之和平，由此諸因，英國保守黨聲勢益日增大，不過此輩雖懷恨蘇聯，須知若故意令戰爭危機向蘇聯轉動，其結果亦必引起世界之大戰也。

今日英國政治家中究有若干能調整此種觀念者，確難斷定，吾人於此，並非僅計議戰略

之機謀，亦非徒欲欺騙世界之民衆，乃計議適應英國利益之政策耳，此種於英國有利之見解，能否勸服英國之中等階級，正未可知也。英國之代議士中，大部屬於孤立政策主義者，或則屬於騎牆集團，此輩一面希望利用國聯，而同時並另開途徑，以取媚於欲擴張領土之國家。在英國政府中，此騎牆集團，頗佔優勢。英國十二月十號至十九號之危機，即由此種集團所產生。此種危機，如紐約泰晤士所載，使英國在世界之威權，發生動搖，此誠英國近十年來，向所未聞者也，當此種危機之前，英首相鮑爾溫與其同志，曾公開聲明，對國聯之效能，不甚置信，並反對英國在萊茵以東，履行國際義務，結果而西門之外交政策，反與德國協調一致。及當英國鑒於德國侵略危險，日漸緊迫之時，遂又不得不採取集體和平政策。於是於二月二日英法草約，及斯特瑞薩大會之議決案中，關於東歐西歐二種義務之履行，遂有相當之差別。對於西歐天空公約，英國確堅決主張；對於東歐，僅提議成立東方區域條約。蓋因彼時之法國，有促進東方和平之必要故也。由此觀之，英國最近期間之外交政策，乃包容新舊二種因素也。

自意大利冒險侵略顯明之後，英國本擬根據舊有帝國主義之條約，與意大利成立協定。唯因莫索里尼之要求過奢，絕非英國以不犧牲自己利益為原則者所能承認，故英政府遂退步復依賴國聯。雖然事已至此，英國仍未放棄對莫索里尼成立協定之希望。此種協定，阿比西尼亞，當然為被犧牲之目標也。

鮑爾溫既借擁護和平之名義，呼籲國聯，勢必攷慮下列之問題。彼以為倘因法蘭西對意大利有發生惻隱之心致國聯壓迫，不能發生效力，則又當奈何？鮑氏對此問題之解答如下：



编码错误

倘如是，則盟約條文第十六條確有廢止之必要。使國聯成爲諸強大國家同意之機構。並使脫離國聯之國家，仍行加入。此種意見，顯係英國想追隨莫索里尼當提議四強公約時所提示之主張。誠如此，則國際聯盟，對於侵略國家，既有實施制裁之權，實不啻變爲西歐四大強國間協定之屏障也。

英國政府，前曾要求各級民衆，擁護政府之外交政策，但國內民衆，因知英國之外交政策，乃以國聯爲基礎，故不表同情。當去年十二月八日，賴佛爾霍爾（Janet Hoare）之提案，將此種政策之秘密暴露之後，民衆之忿怒益甚，因此擁護國聯及集體安全制度之保守黨員，遂變爲英國政治之重要因素。

雖然，薩米爾霍爾（Sir Samuel Hoare）之場合，亦絕非英國集體安全政策之勝利。蓋此種政策非但對意大利之侵略須堅決反對，即對德，日帝國主義者，亦須有澈底之抗禦。且對於其他受此等襲擊之國家，更須履行幫助之義務，以今日情形而論，英政府恐尚未決定此種政策。蓋英政府深信，倘意大利因嚴重軍事教訓之影響，變爲馴服時，阿國事件，或仍能以和議了結耳。

英國政府今正與德國社黨進行磋商，德國雖不放棄其向東歐擴張之目的，英國亦將準備簽訂西歐天空公約。如今日戰爭危險既已增大，英國維持集體安全之努力，恐亦必隨之而益加，一般預言家，認爲薩米爾霍爾從前之錯誤，乃在過於直進，此種見解實屬錯誤也。

蘇聯之公論，絕無任何畏懼英國，而感受苦惱之處，蘇聯固曾公然斥責英國好妄加干涉之態度，並且仍將繼續暴露英國好干涉主義者之意向，雖隱匿於孤立政策者之謠言中，吾輩

亦決計揭出之。但對於英國政府阿護集體安全之動作，蘇聯則極端擁護。蘇聯認為保持普遍之和平，即蘇聯之責任。凡英政府從前所採取維持普遍和平之步驟。蘇聯政府未嘗不供獻最大之合作。蓋藉重集體安全與英法美俄之合作而謀促進世界之和平，則大英帝國之安全，亦必隨之增加耳。

蘇聯之公共意見，對英國外交政策，有莫大之繫念。蓋因將來數年中全世界能否成爲破壞性大戰之戰場。抑或能否獲得真實之集體安全。皆以英國外交政策二種傾向中取舍之勝利爲轉移也。

一九三六年二月於莫斯科

英日關係論

H 蘆田均作
譯

國際關係，錯綜複雜，今友明仇，反覆萬變，揆之英日關係亦莫不然。日本蘆田均氏著「英日關係之研究」一文，對五十年來之英日問題敘述頗詳，特譯載於後。原文載於日本「日本評論」雜誌八月號。

(一) 英日之「君子之交」

關於明治維新以後之對於諸外國的關係，能够以最親善的心懷回顧的，是日本與英國的關係，維新前不久，日本國內有尊王與佐幕兩論相鬥爭的時候，拿破崙第三的法國傾向於支持幕府，但英國則自始就與朝廷以支持，在中日戰爭之後，在俄，法，德三國干涉之際，始終一貫的拒絕俄國的誘惑。日俄戰爭之前，兩國終於結了同盟的關係，在同盟條約於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會議廢棄為止，約五十年中之兩國的交情，可說是歷史上不可多見的「君子之交」罷，當我們想起英日兩方關係，在一九三六年的今日變成如何情況時，我們不能不感慨了。

(二) 國際關係之變化

由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二二年止，二十年中之英日兩國間的歷史——這是兩次與共同的敵人鬥爭的光榮的歷史，但却走到棄除同盟的地步，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一言以蔽之，那是因為國際間情勢之變化，一九二二年之國際關係，使英日兩國在遠東沒有互助的必要，不但沒有互助的必要，而且還發生了使英國略感不快的事件，在日美關係緊迫的太平洋爭霸戰中，英國不但不願為日本與美國鬥爭，而且恐怕因同盟條約之維持，引起美國輿論之反感。

(三) 日俄戰爭與英國

一切國與國之間的同盟關係，要兩國之間有了血肉的緊切的利害關係才能維持長久。以日英同盟爲必要的二十世紀初葉的英國，懼俄國在遠東擴張領土，行將分割中國，乃苦心焦慮，欲與以防止。這兩個問題對於日本更有切實的利害關係，至必要時，日本簡直應該獨自拿起武器來應付的。

世界之一強國的英國，對於問題願與日本握手，這在日本是毫無拒絕的理由的，於是第一次的英日同盟，便極順利的在兩國之間成立了，日俄戰爭，對於日本雖是生死攸關的戰爭，但在英國，除日俄兩國在遠東爭霸的意義而外，同時也是對於英俄在近東及中東的角有極大關係的戰爭，所以同盟國的日本的勝利，是英國所熱切的希望的。

(四) 英國與法妥協

然而賢明的英國政治家，在這次戰爭中，也支出低廉的保險費忙著減少將來危險的工作。這便是他們看到俄國的敗北必使德國抬頭，歐洲的均衡，將於德，奧，義，三國同盟有利，所以便打了與法國妥協，以支持俄法的方針。後來三國協商以抑德國的工作之成功，實可說在日俄戰爭之時已經打定了根基的。

(五) 英日同盟的背景

日本擊敗俄國以後之遠東情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種傾向，在世界大戰後，更引起了顯明的變化。簡言之，日本的霸權之確立，與俄國勢之衰退，在各方面與以嚴重影響，具有重大意義。俄國已不是對於日本的威脅，也不是英國所注意的對象，英人以爲危害中國領土之

保全的勢力，除日本以外再無他國了。於是促成英日同盟成立之兩大政治背景，忽然消解了。

(六) 日美不免一戰

然則，英日同盟爲什麼存在呢？這是在太平洋之東，對日本不斷關心的美國，所不能自問自答而感到釋然的。一九二二年的遠東，日本的軍隊還駐在沿海洲與北極太。山東問題仍如巴黎和會時一樣的沒有解決，成爲中日間的糾紛之原因。所謂二十一條問題，使中國旺烈地燃起排日的氣燄，世人僉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於遠東。美國推進着達尼爾建艦計劃，造成世界最大的海軍，日本對此亦決定了「八，八艦隊」，的建造。英國同美國的人士都以爲像這樣放任下去，日美終將難免一戰。

(七) 英日同盟被埋葬了

因此人們期望能調整太平洋與中國問題，以謀西太平洋上海軍力之均衡，於是便有了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年春，開於倫敦之英帝國會議，討論太平洋與英日同盟應否繼續的問題，當時加拿大，奧洲，南阿等，首先就力言同盟繼續存在之不利，終於英日同盟，便在華盛頓會議中埋葬了。英日兩國關係，以此爲一轉機，開始發動了。

(八) 英國擴充海軍之原因

英國疑懼日本前進的重大之點，第一是怕英國在中國暹羅的利益，因日本之前進而受威脅；第二是恐怕南洋馬來半島紐西蘭等地之海上防備將因日本海軍之膨脹而瀕於危險。英國對於日本之維持「滿洲」的獨立沒有異議，但在日本侵害之中國本部的主權，或妨害了英國通商的利益時，是想設法加以防止的。英國也深信在馬來半島至南部屬領一帶有取緊急手段

以自衛的必要，在限制海軍的條約存在之時，在西部太平洋與日本海軍對抗是並不見得困難的，但今後更事擴張海軍，則其國防將陷於危殆。去年以來，英國着手海軍之充實工作，雖然因爲地中海與北海方面情勢不安之故，但其覺得東半球的國防上發生危險也是一個原因罷。

(九) 英蘇合作對日

英國在遠東感到不安，第一着便想與日本妥協，另一方面則策動在華之英日經濟提攜，以謀其在遠東方面之安定，然而遠東問題如果止於是「滿洲」獨立問題，英國是能默然的，而且在海軍軍縮有成立希望時，也似乎有在政治上與日本妥協的餘地。但自去年華北事件以後，海縮條約又繼之而消滅，至今年年初，英國的輿論顯然的發生變化，甚至倫敦的穩健的新聞雜誌也登出「如果英日以兵戈相見……」的話來。這時湊巧華北的走私，又成爲世界的問題，各國以此是在日人袒護之下作成的，長此下去，中國海關行政將不免崩壞，中國稅收激減之結果，將使外國債權者陷於不安，在世界各國引起重大的注意。於是本年以來，在遠東方面之英日之對立就露骨起來。於是英國就與中蘇協力，以謀維護自己的利益，蘇英的接近，與對華之經濟援助，近來頗爲高熱起來，將突破從前不即不離的態度，而取具體的行動，這也許不是一種推測罷。

(十) 英蘇友好將更進一步

對於牽制日本的見地姑置不論，英國是頗明白在歐洲與蘇聯接近之有利的。英國的現狀是在現代這樣的軍備競爭激烈的時代，雖在海軍方面有充分的自信，但在空陸兩方面的大陸

作戰上是毫無確信的。德國的空軍決不亞於英國，義大利與法國的陸軍斷也不弱於英國，然而歐洲大陸的形勢，在朝夕難保之中，英國沒有真正可以倚賴的盟友，雖然德法對於英國是有相當的思慕之情的，但對希特勒不滿，對法國國內的情況深抱不安的英國，對於蘇聯在歐陸的實力，却有搖曳不定之感。尤其蘇聯在過去兩三年，加入維持歐洲現狀，進了國聯的理事會，標榜排斥法西斯，成爲人民戰線的魁首，那轉向的姿態，使傳統地信奉德謨克拉西的英國人，清算過去而與莫斯科接近了。與蘇聯接近，倘能有使印度的國境安泰，牽制德國之東進的效果，對於他便是喜出望外的利益。在英蘇兩國之間毫無利害衝突，且無任何猜疑的今日，兩國的交好不難更進一步，這是誰也能夠想得到的。

（十一）英人眼中之最良方策

在這東方面，這理論也同樣可也適用。從前與日本同盟以謀保全中國市場而防止蘇聯之前進的英國，希望賴與蘇聯之提攜以達到同一目的。即以英國的海軍力量，也不能在印度以東壓伏日本，但蘇聯的空軍與陸軍，則頗足以牽制日本。英國政府，也許再三考慮，以爲用蘇聯的勢力爲外廓，從事中國自身之補強工作，藉以鞏固本國的利益，是目前所能實行的方策罷。情勢可看作是向這方走的。

（十二）英國在歧路中

關於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軍政策，英國也是立在歧路中的。假如英日海軍的協力不可能，而英日間的海軍協定也無成立的希望，則英國可走的路只有兩條：一爲擴充自己的海軍以與日本對抗；二爲與美國合作以維持太平洋之勢力。雖然新嘉坡的要塞漸漸的鞏固起來，建

艦計劃也在着手進行。但他深知以單獨的力量，將新嘉坡軍港做根據地而講戰策是很危險的，因此英國的輿論不期而一致的傾向於英美海軍提攜。

(十三) 防患於未然

在目前，美國的輿論對於英美提攜論尚未表示熱意，這大概是因為美國人認為自己在遠東的利益較英國為大，對於英國的提議不無懷疑，同時為維持自己的海軍的自尊心起見，不欲冒昧從事罷。這問題之成否，是要看今後的國際政局的推移而定的，所以日本的準備，不能不防這種情形之實現於未然。

(十四) 兩國關係之將來

由上所述，英日關係已有一個大體的風貌，今後問題，可分為如下之三點：

- 一、遠東——尤其是中國之英日利害如何調和。
- 二、英領與第三國際市場上之兩國貿易上的利害衝突，能在什麼程度上妥協。
- 三、能達到海軍政策的協定的方法如何，今後的兩國關係將因此而受極大的影響。

以上三點，尤其是第一第二兩問題，是與日本的國策之根本相觸的，對於其他列強的關係有極大影響。英日的關係決非良好的，但兩國的爭點，吾人深信能因開誠的意見之交換，與公正的妥協點之發見，而得以消解的。

列強在華之角逐

譯自日本國際評論一九三六年一月號

尾崎秀實著
高璣度譯

在上海海關前的廣場上，歐洲大戰的克復和平紀念塔屹立着。當每年夏天的紀念日這個塔是讓美麗的花環掩覆起來的，但花環的數目一年比一年減少。

與這和平紀念塔鼻子碰鼻子，在濁流滔滔的黃浦江的中流各國軍艦翻飛各自的國旗，和好地一字兒排列着。砲口好像對和平紀念塔瞄準一般在陽光中閃耀。據年輕通信士官的談話：各國以這軍艦為根據地，不住地用無線電和內地通信，同時傾注全力分受中國或各國的無線電，有時竟用強力的電波妨害他國的通信。江上漂浮的軍艦纜是絕對隔離開的祕密城砦。白天被勞働弄疲乏了的僱傭苦力們攢擠着在碼頭睡覺的天空上，無數的電波織成決定「中國的運命」的絲。

船上的旅人進了模糊的楊子江口時，覺得發見了龐大的中國之姿，可是剎那間一過吳淞口靠近大上海，看見那排列在河岸上吐煙的工場，全都是美孚煤油、亞細亞煤油、怡和紡績、自來水公司、發電廠、公大、同興、太康等紡績公司的工場，很少不屬於英、美、日諸國的，或許要喫驚吧。在隊伍裏整齊排列的華麗高層建築物也大半屬於這些國的。這是四億幾千萬人民所居住的，而且立在數千年歷史上的中國的大門口的姿態。目前中國的現實如果觀察起來，確實像這大上海的第一印象所告訴人的一樣。這個印象正是反映在華列強的巨大勢

力的。

(註)

上海是列國在華勢力的集中表現。例如里馬教授的後列數字，正是最雄辯地說着這事。

英、美、日在上海事業投資的趨勢(一九三二)

(百萬美元)

%

英國	九六三、四	一〇〇
上海	七三七、四	七六、六
其他各地	二二六、〇	二三、四
△△日本	三三二、六	一〇〇
上海	二一五、〇	六六、四
其他各地	一〇八、六	三三、六
△美國	一五〇、二	一〇〇
上海	九七、五	六四、九
其他各地	五二、七	三五、一

△僅二一三商社投資部分

△△日本的部分未括有間接事業投資，又上表所載「其他各地」未括有滿、蒙、而英、美方面括有香港。

一一

在中國的外國勢力是對照中國經濟裏外國資本的勢力的。列強的對華投資七十億圓有着支配中國國民經濟的勢力。就鐵道而言，七千基羅的全長度裏完全用中國資本建設的只十分之一，其餘或為外國人所有，或為用外債建設的。

英國投資的鐵道為平漢、北寧、津浦、平綏、滬寧、滬杭甬、道清、粵漢、廣九、浦信諸鐵道，合計達一三、七一一、二七一磅，一八、六八五美元，二、九八五、七三七華元（一九二九年當時里馬的調查）。法國有利權鐵道的雲南鐵道（投資額二千萬法郎）至於鐵道借款方面，對於津浦、正太、隴海諸鐵道在一九三一年當時達一千三百八十萬美元。美國有八百萬美元以上的鐵道借款，而用美國資本建設的鐵道一條都沒有。日本除「滿洲國」以外對中國本部的鐵道，不過有六千四百萬日元左右的借款（平漢、平綏、膠濟、南樺。）其餘比國、荷蘭等也有若干的借款。這些鐵道的收益，例如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的收入一億元中，約以五成當作對列強資本的償還或付息。

水運差不多受外國船舶支配。一九三三年出入中國各港口的船舶總噸數內百分之二七為中國船。其餘是外國船。英國占總噸數百分之四二，日本占百分之一五，其他各國占百分之五以下。

航空幾乎全部是外國資本的經營。美國航空公司附屬公司的中國航空公司最為有力，在中國內地的重要都市佈着航空網。由德國資本成立的歐亞航空公司是經德國、蘇聯而達中國的，是德國的既得權。英國打算從新加坡向香港延長航空路，美國向舊金山、夏威夷、密特衛

Midway)魏革、瓜慕(Cusin)、菲力賓去的試驗飛行已經成功。自然這是中國為終局的目的。而日本又有日華聯絡飛行，由福州到台北間的計劃。

通信：(1)大東電信公司，名義是丹麥的，而實權是英國的。(2)大北電信公司為英國資本。(3)太平洋電信公司為美國資本。日本正經營由中日合辦海底電信。在真茹的無線電台是中美合辦的。

金融業方面，在銀行資本裏，中國方面多數小資本銀行放人的總額約二億三千七百萬元，而英美日方面祇少數大銀行的資本總額已是二億一千五百萬美元。英國的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美國的花旗銀行、日本的正金以至三井三菱、住友、台灣、朝鮮等有力銀行，各與本國內的巨大金融資本相聯繫，有足以制中國金融界的死命的實力。

至於紡績業比起中國資本一億四千萬元來，英日資本達三億七千萬元。英國祇怡和紡績一廠并不道，經過最近的恐慌過程，由弱小資本成立的中國紡績廠正漸次被日本收買中，對全中國紡績的日本資本的支配就快要到來吧。

關於礦業，比起中國資本約一億一千四百萬元來，英日約一億八千萬元。在最大的開鑿炭礦，英國資本約百八十萬鎊，日本四萬九千鎊。製鐵業幾在日本的獨占支配下，對大冶鐵山的採礦公司——漢冶萍公司，日本資本投下七千萬日元。

對於煙草工業，英美煙公司擺着獨占的威風。

三

列強的中國侵略史自一八四二年英國分割香港以來已將近百年。但當時帝國主義的動向，

不如今天這樣的熾烈。一九二九年臨終，即以美國金融恐慌後的六年間為一期看來，乃資本主義體制內諸矛盾的爆發的增大期間。為了避免這個爆發起見，在內部強化法西斯主義，在外部企圖向殖民地，半殖民地進出。

作為帝國主義動向的對象的中國的重要性祇有一氣地加深。

可是在這里不作這個問題的理論的追究，暫就目前實際狀態觀察。在中國的列強中，英日絕對地占重要，現以這三國為中心加以考察。

成為列國對華進出的經濟根據的，第一是他們的投資（包含政府借款）歷史的地看來，正如後表（以百萬美元為單位）。

	一九〇二	一九一四	一九三一	一九三四
英國	投資額 二六〇	投資額 六〇八	投資額 一、一八九	投資額 一、二〇二
日本	投資額 一	投資額 二二〇	投資額 一、一三七	投資額 一、四一〇
美國	投資額 二〇	投資額 四九	投資額 一九七	投資額 二三〇
	% 三三	% 三八	% 三七	% 三四
				% 四〇
				% 六

日俄戰爭以前的日本地位完全等於零，在歐洲大戰勃發那一年，列國對華投資總額三十二億元（日）中，英國占三成八分而日本僅不過一成三分，就連德國的百分之一六，帝政俄國的百分之一七都趕不到。然而現在日本由於急激的發展，竟然凌駕英國，這是應當驚歎的事實，這對照着日本政治勢力進出的事是值得注目的。

現在列強對華總投資額約計七十億元(日)，日本約占其半，英國占三成，美國占一成弱。

四

再觀貿易關係如後：

年 度	輸入總額	英國(%)	日本(%)	美國(%)
一九一三年	五七〇	一七	二一	六
一九二〇年	七六二	一六	三〇	一九
一九三一年	一、三〇九	八	二五	一八
一九三四年	一、〇三九	一二	一二	二六

前表說明英國貿易的顯然衰退和英國的急激進出。就最近六年間而言，英國迄一九三一年「滿洲事件」突發之年，大體以百分之二四上下占第一位。比諸英國，美國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大體以百分之一六占第三位，至一九三一年以百分之一八強趕過香港占第二位，更於「滿洲事件」後，自一九三二以來趕過日本而占第一位。英國和香港一塊兒爭着第三、第四位。日本對華輸出的減少固由於「滿洲」的分離，但并不滿足於以對滿輸出概到全部，自一九三四年以來日本相對地增加其輸出，在今年結局增加額或將占第一位。

(註)在中國貿易裏不能看掉了德國所占的地位。近年來在中國的進出顯着。數字如後：

一九二九年三·九%，一九三〇年四·二%，一九三一年四·六%，一九三二年六·五%，一九三三年六·六%，一九三四年七·二%。

五

列強爲了防衛以上那樣大的資本和貿易的利益，在中國駐屯着充分的武力。華北方面僅就公布的數目看，列國的駐屯軍總數在一九三〇年當時約六千七百人，以上海爲中心，在華中達五千上下。至於海軍英國派軍艦五十二隻以上，美國約五十三隻，法國約二十八隻，意國三隻。人們在南京，漢口自不用說，就是在宜昌、重慶等內地也能看見這些軍艦吧。

而且如果一朝發生不穩的形勢時，各國毫不躊躇即刻增加兵員。一九二七年英國爲了防護上海的利益，由英國本國遙遙地送來一萬兵員。一九三二年一月底上海事件一起，上海駐屯的日本陸戰隊即刻倍加勢力，戰着困難的市街戰。上海街上出了一種威爾遜的廣告：穿着南洋士人那種樣子的短裙的蘇格蘭兵走過去，接着豎起肩頭，把嘴擺成三角形的日本陸戰隊員巡邏過去，美國的 *Marine Girl* 在舞場裏活躍，安南士民在法國租界站崗——這樣的配搭起來。這些在華的兵力在列強相互間并無特別的意味。美國的東洋艦隊也罷，美國的亞細亞艦隊也罷，這都沒有能够直接牽制日本對華政策的力量。不過對付幼弱的中國時，都顯出了重大的意義，這是無庸贅述的。各國對於中國的要求最後都靠這些大砲的有言或無言的威嚇而貫徹。

就在大陸的軍事勢力而言，不用說，日本是絕對的優勢。在這種場合，比較起現存兵力來，根據地理的優位性的潛在壓力更重要。大陸上日本軍事的優越性，給在華列強角逐中日本地位附加上特徵。

至於日本大陸政策內攫取戰略的地盤的要求乃重大的要素，還有這個政策的實現者日本

軍部在國內的優位，從之而日本對華政策不得不非常顯得急進的，直接行動的色彩等事，在別的機會上談到，在這裏就不提了。（參照中央公論十年九月號「對華政策之推進力及其限界。」）

六

在華的日、英、美的角逐，概言之就是在全世界的三國對立抗爭的縮圖。祇是日本的在中國大陸的特別的活潑，必有着特別的原因。作者關於這個原動力曾在上述的論文裏舉出四點：

- 第一、最近階段上日本資本主義的急激發展。
 - 第二、在東亞的日本地位的比重顯然地增加。
 - 第三、日本的急於獲得在東亞大陸的戰略的地步的希望。
 - 第四、在中國的日本最大敵手的英美有不得不對日取守勢的事情的存在。
- 在這論文引用過的說明英、美、日三國國力發展不均衡性的圖表，這裏再行列出：
英美日三國的發展的不均衡
各國

各國	工業生業指數 (一九三一—二〇〇)	工業上的使用電力 (百萬馬力)	輸出價 (百萬美元)
日本	100	0.3	31
美國	100	8.8	348
英國	100	3.3	356
日本	151	1.8	200
美國	151	26.1	489
英國	87	7.6	37

一九三九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〇	一九二七	一九二四	一九二一	一九一八	一九一五	一九一三
二九七	三〇六	三〇七	三〇〇	二九〇	二八〇	二七〇	二六〇	二五〇	二四〇

(對於一九一三的%)

日本國力發展如何地飛躍，由這表的一瞥足以想像全貌。

其次的問題是美國發展的速度遙遙凌駕英國。這美國的急激發展使其對英國的競爭不能不在全世界的規模上激化。英美的對立纔是現代帝國主義中的基本對立，這事自不待再講。這就是在遠東問題上結局終不能實現英美提攜的根本理由。

這個根本的對立在遠東方面使日本得以躍進，給與日本以橫行獨步的機會。

七

現試觀美國在華地位、其對華政策以及日美關係。一九三三年美國對華貿易在本國全貿易中所占的比例為輸入百分之二·九七，輸出百分之三·七六。(包含關東州，香港)。這個數字顯然并不重要，但這和太平洋全般的美國貿易相關聯而顯出了將來的發展性。一九二九年中國在美國的輸入上占第八位，輸出上占第七位，可是一九三二年輸入上第四位，輸出上第六位。這個在輸出上的地位占美國商品的殖民地市場及半殖民地市場中第一位。

關於美國對華總投資額的里馬的測定在上面已經說過，其中一億五千二十萬美元屬於在華美國大公司的事業投資。上海對於美國投資是重要的，這如果和前揭的在上海各國投資相對照就明白了。由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美國的投資在增大着。其中重要的是棉麥借款(宋子

文和美國復興金融公司間所締結的。全額原定五千萬美元中途停頓，交給中國的金額遠不及預定額）以及美國汎美航空公司對中國航空公司的出資。在一九三四年初頭美國對華投資或許達到總額三億以至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特稜傑夫的計算）。美國現在的投資地位比英、日低得多。不過最近正向電信、電話、航空方面進出，算是特徵。

美國的對華政策現在的確碰到了一個危機。那根本的弱點是比起英、日來，美國沒有確然的政治地盤。

對於美國最重要的遠東政策是「門戶開放」和「中國保全。」一八九九年國務卿約翰海發表門戶開放的覺書，而那裏面的主張後來更延長到一九二一年華盛頓九國公約裏。一九二八年的凱洛克——白里安條約的結果，凡以戰爭為「實現國策之手段」的國家以及利用「和平手段」以外的方法處理國際紛爭的國家都成為傷害美國的條約權利的了。但是那對於在遠東新起的現實是如何地無力啊。

斯帝慕孫國務長官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的有名的宣言，言明不能承認因和滿洲關聯而起的事情的變化的合法性，不能承認有損害美國一切在華權益之處的日中間的任何條約或協定。這和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三日布奈因國務長官在日本二十一條提出後所發的覺書，用着很相似的用語法。

以上那樣的方式徒惡化對日感情而不能制止日本的進出，這事已逐漸顯明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最弱的一面實因對於作為實現這個方策的一支點的中國民族布爾喬亞的認識不足。美國援助自己的中國市場企圖藉之以統一中國市場。但這由後來事態的實現上，完全與美國所

期待的不符。不過給最近階段上附加的是因美國實施銀政策而使中國恐慌尖銳化，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廣泛的層間引起了爾度的憤懣。這使美國在華地位更加弱化了。

美國的勢力不特由滿洲趕出去，即在中央也失墜了。祇是反而應該注意的是美國在努力獲得從來美國勢力不成爲問題的華南的新地盤。這可由一九三三年底福建事件之際美國的動向；以及對廣東政府空軍的援助看出來。

總之美國決不會從在華的英、美、日混戰舞唯唯諾諾地敗退吧。無甯說方向轉換和新的進出當然正在準備着。

關於這種新戰術的方向，世界經濟及世界政治的一論文論述如後，頗有興味。

「這戰術的本質在於後面的一點上，即合衆國自戰爭第一線遠引，在二重意味下取得優越的姿勢，在這時猛烈地整備武裝，一面豫期英日對立的不可避的尖銳化，一面舉全力對英國提供指導的地位。無論如何，在中國那地方美國已經慘敗，日本的進出非常地深了，因此今後的獲得中國的鬥爭根本在中國領土外，即在國際政治、海軍、空軍軍備的領域裏由美國帝國主義活動。而且祇有國際關係上真的變化或含有太平洋規模的大事件纔能一變在中國大陸的美、日戰線的情勢吧。（根據經濟評論十年八月號。）

八

在華的列強角逐之中，英日的對立纔是最基本的而且決定的。我們已經看見英日在貿易戰上，在投資戰上都是相拮抗的。對於日本成爲最大敵手之點，是因爲英國在南方中國政治經濟上、軍事上擁有強固的地盤。以印度緬甸爲根據向雲南西康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帶的活動

同時由以香港爲策源地的華南努力獲取在揚子江流域一帶廣大地域的支配權，~~並~~經進行很久。成爲華南一帶活動的核心的是用庚子賠款返還的款項建築的粵漢鐵道工程吧。并且一九三四年夏四川當局和英國的借款交涉也足以窺見英國的企圖何在。

因日元便宜與生產費低廉而使廉價商品氾濫世界市場的日本對外貿易，必然激成和世界各地擁有殖民地的英國的全面對立。英國方面的對抗策成了對於日本貿易的障害，但日本的大陸政策絲毫未被此所抑制，反而爲了打開局面起見，自華北向華中、華南繼續進出吧。這不能不說是對英國的最大威脅。而且在華的英日抗爭帶有關係大英世界帝國全體的安危的重大性。在英國自然沒有輕易一試對日決戰的勇氣。在可能範圍內定設法和日本妥協，享受共同利益。李茲羅斯携重大使命渡華之際，首先訪問日本而與日本當局成立諒解，就此事實而言至少表示英國有她的用意的。不過英、日的妥協不像公式地計劃着的那樣，不會簡單地實現的。在猛烈的大陸政策實行者的日本方面，也不會輕易地握那伸來的妥協的手吧。最近成立的中國政府的通貨改革上所顯示的英國金融資本的積極援助，十足地使日本方面激昂。據日本的想法，似乎以華北的實力行動來對答這事。英、日協調的困難也就是想像內的事了。

在現在的場合英、日的完全提携的成立祇有必須現實地對抗共同敵人的時候吧。

細川嘉六氏指摘在英國的世界政策內其難以捕捉的曖昧性，以爲那是基於英帝國主義遍及世界的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利害關係。在華的英國政策也不能由其對美、對日的態度來推測。但細川氏曾說「英帝國因印度、南洋殖民地——或爲屬領或爲自治領——的現情勢對於日本想起昔日同盟的效果，希望日本對華要求適可而止期待着在亞細亞的協力。和這

本刊暫定月出四輯茲將最初十輯

總目列左

- 第一輯 日本開發華北之意義
- 第二輯 日本之陸軍及其人物
- 第三輯 日趨緊迫的日蘇關係
- 第四輯 英美日在中國之外交戰
- 第五輯 列強軍備現狀
- 第六輯 日德同盟之研究
- 第七輯 日本外交政策展望
- 第八輯 日「滿」關係之解剖
- 第九輯 俄「蒙」關係之解剖
- 第十輯 日本向東北及華北進出現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出版

每册零售一角

一分郵票十足代洋

最初十輯合售特價五角
但以直接訂購爲限

發行者 世界情報社

社址曾設北平開才六條六號

分售所 全國各大書局